

十七史詳節

上三國志註表

臣松之言臣聞智周則萬里自賓鑿遠則物無遺照雖盡性窮微深不可識至於緒餘所寄則必接乎庶遠是以體備之量猶曰好察適言畜德之厚在於多識往行伏惟

陛下道該淵極神超妙物曜光日新郁哉彌盛雖一貫典墳怡心玄顯猶復降懷近代博觀興廢將以總

括前蹤貽誨來世前被

詔使采三國異同以註陳壽國志善書銓叙可觀事多審正誠遊覽之苑圃近世之嘉史然失在於略時

有所脫漏臣奉

旨尋詳務在周悉上搜舊聞旁據遺逸按三國雖歷年不遠而事關漢晉首尾所涉出入百載注記紛錯每多舛互其書所不載事宜存錄者罔不畢取以補其闕或同說一事而辭有乖雜或出事本異疑不能判並皆抄內以備異聞若乃統緒顯然言不附理則隨違矯正以懲其妄且時事當否及壽之小失頗以愚意有所論辨自就撰集已垂期月寫校始訖謹封上宮焉竊維繪事以眾已成文繁錄以兼采為味故能使絢素有章甘踰本質臣寔頑乏顧慙二物雖自整勵分絕繪漢既謝淮南食時之敬又微狂簡斐然之作淹留無成祇穢翰墨不足以酬

聖旨少塞愆責愧懼之深若墜淵谷謹拜表以聞隨用流汗臣松之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謹言

元嘉六年七月二十四日中書侍郎西鄉侯

原 裴松之

上表

上三國志註表畢

東萊先生三國志詳節目錄

卷之一

魏帝紀

太祖武皇帝

文帝

卷之二

魏帝紀

明皇帝

齊王

高貴鄉公

陳留王

后妃傳

十皇后

郭皇后

列傳

董卓

袁術

呂布

魏皇后

袁紹

劉表

張遼  
陳登附

卷之三

列傳

公孫贊

公孫度

張繡

陶謙

張燕

張魯

夏侯惇 韓浩

曹仁 弟統

曹休

曹爽

夏侯玄

荀攸

夏侯淵

曹洪

曹真

夏侯尚

荀彧

賈翊

卷之四

列傳

袁渙

涑茂

田疇

邢原

崔琰

張範

國淵

王脩

管寧

毛玠

桑祿 胡昭

獻帝

初平四年

建安二十五年

皇后紀

光武郭皇后

明德馬皇后

卷之三

志類

律曆

郊祀

五行

卷之四

志類

郡國

輿服

卷之五

列傳

劉玄

興平二年

光烈陰皇后

和熹鄧皇后

禮儀

天文

百官

劉盆子

王昌

龐崩

李憲

盧芳

公孫述

李通

鄧晨

朱彪

鄧訓

寇恂

卷之六

列傳

馮異

岑熙

賈宗

蓋延

耿弇

耿國

劉永

張步

彭寵

隗囂

齊武

王常

朱欽

鄧禹

鄧騭

岑彭

賈復

吳漢

陳俊

耿弇

耿東

孫勝 弟復

事先武

事安帝

事先武

事先武

事先武

事先武

事先武

事先武

事先武

卷之十

列傳

徐宣  
盧毓  
常林  
柴替

卷之十一

列傳

韓暨  
高柔  
王觀  
楊阜

滿寵  
郭淮  
胡質  
王基  
諸葛誕  
鍾會

衛臻  
和協  
杜襲

崔林  
孫禮  
辛毗  
高堂隆

田豫  
徐邈  
王昶  
王凌  
鄒艾

方伎傳

杜夔

周宣

夷狄傳

高允

東夷

高句麗

挹婁

韓有三種

卷之十二

蜀傳

劉焉子璋

後主

諸葛亮

卷之十三

列傳

關羽

馬超

朱建平

管輅

鮮卑

扶餘

東沃沮

濊居

先主

二主紀子

諸葛瑾

張飛

黃忠



卷之十四

列傳

趙雲  
法正  
麋竺  
伊籍  
董和  
馬良  
呂乂  
弟護

彭義  
李嚴  
魏延  
霍峻  
向朗  
楊洪  
杜微  
杜瓊  
孟光

龐統  
許靖  
簡雍  
秦宓  
劉巴  
董允

廖立  
劉琦  
楊儀  
王連  
張裔  
費許  
周羣  
許慈  
來敏

三國志

卷之十五

列傳

尹默  
譙周

李謨  
郤正

黃權

呂覽

王平

蔣琬

姜維

張翼

楊戲

卷之十六

吳傳

孫堅

孫權

孫休

劉繇

士燮

孫策  
孫亮  
孫皓  
太史慈

張嶷  
馬忠  
費禕  
鄧芝  
宗預  
衛繼

紀嬪傳

吳夫人

徐夫人

宗室傳

孫靜

孫奐

孫桓

卷之十七

列傳

張昭

顧邵

諸葛瑾

張紘

程秉

薛綜

卷之十八

列傳

周瑜

謝夫人

孫皎  
孫韶

顧雍  
顧譚

步騭  
嚴峻  
闕澤

魯肅

卷之十九

列傳

呂蒙  
黃蓋  
蔣欽  
陳武子表  
甘寧  
徐盛  
丁奉

程普  
韓當  
周泰  
黃襲  
凌統  
潘璋

卷之二十

列傳

朱治  
呂範  
虞翻  
張溫  
陸瑁  
陸遜

朱然  
朱桓  
朱績  
陸遜  
朱統  
朱統  
陸抗  
吳主五子  
全慮  
和霸  
奮

賀齊

呂岱

鍾離牧

陸凱

胡綜

劉惔

諸葛恪

孫峻

濮陽興

樓玄

韋曜

弟廣

全琮

周濬

潘儀

吳範

趙達

滕胤

孫綝

王著

賀邵

華覈

東萊先生三國志詳節目錄終

三國志

目錄

三國志

一

東萊先生三國志詳節卷之一

建陽

慎獨齋

劉弘毅

刊行

魏帝紀

太祖武皇帝

太祖武皇帝沛國譙人也姓曹諱操字孟德漢相國參之後桓帝世曹騰為中常侍養子嵩嵩夏侯氏之嵩生太祖少機警有權數任使放蕩不治行業世人未之奇也唯橋玄何顯異焉玄謂曰天下將亂非命世之才不能濟也能安之者其君乎太祖小字阿瞞玄謂太祖曰君未有名可文許子將嘗年二十舉孝廉為郎除洛陽北部都尉太祖入討麻進五色棒燕門左右名光和末黃巾賊起遷濟南相國十有餘縣長吏多阿附貴戚賊汚狼籍於是奏免其八禁淫祀發冗逃竄郡界肅然會董卓廢立表太祖為驍騎校尉欲與太祖計事太祖乃變易姓名間行東歸太祖過呂伯奢伯奢出五子備賓主禮太祖聞食器聲以行至陳留散家財合義兵將以誅卓

初平元年袁術韓馥孔佃劉岱王匡袁紹張邈橋瑁袁遺鮑信同時起兵眾各數萬推紹為盟主太祖行奮武將軍卓聞兵起乃徙天子都長安卓留屯洛陽卓兵強紹等莫敢先進太祖曰舉義兵以誅暴亂大眾已合諸君何疑向使董卓聞山東兵起倚王室之重據二周之險東向以臨天下雖以無道行之猶足為患今焚燒宮室劫遷天子海內震動不知所歸此天亡之時一戰而天下定不可失也今兵以義動持疑不進失天下之望邈等不能用

三年司徒王允與呂布共殺卓車將李暹郭汜等殺允攻布擅朝政青州黃巾眾百萬入兗州轉入東平劉岱欲擊之鮑信諫不可岱不從為所殺信與州吏萬潛等至東郡迎太祖領兗州牧進兵鄆黃巾追至

濟北降卒三十餘萬其精銳者號為青州兵

興平元年會張邈與陳宮叛迎呂布屯濮陽太祖攻之相守百餘日食盡各引去時太祖兵敗布騎得操何在太祖曰乘黃馬而走者是也布騎乃釋而追黃馬者遂免

二年布復與陳宮將萬餘人來戰時太祖兵少設伏縱奇兵擊大破之是歲長安亂天子東遷

建安元年太祖將迎天子諸將或疑荀彧程昱勸之乃遣洪範西迎衛洛陽殘破董昭等勸太祖都許九

月以太祖為大將軍封武平侯自冬西遷朝廷日亂至是宗廟社稷制度始立天子拜太祖司空用東祇

韓皓等議始興屯田自遭荒亂之損穀種軍並起無終歲之計袁紹在河北食桑棗袁術在江淮取給備屯田定西域此先代之良民也荀彧曰定國之術在於強兵足食秦人以惠農天下李武以

郡列置田官所在積穀征伐四方無運糧之勞遂滅許賊克平天下呂布襲劉備取下邳備來奔程昱說

公曰備有雄才而其得眾心終不為人下不如早圖之公曰方今收英雄時也殺一人而失天下之心不

可

二年公到宛張繡降既復反公與戰為流矢所中二子遇害公謂諸將曰吾降繡不便取其質以至此自

今以後不復敗矣

三年公圍張繡於穰劉表遣兵救繡公與荀彧書曰賊來追吾策之到安必破繡必兵到安必繡與表兵合

守險公軍前後受敵公乃夜襲險為地道悉通輜重設奇兵會明賊謂公為遁也悉軍來追乃縱奇兵步

騎史攻大破之前或問公前策賊必破何也公曰虜退吾歸師而與吾死地戰吾是以知勝矣公東征

呂布士卒竄欲還用荀彧郭嘉計決泗沂水以灌城月餘布將宋憲魏續執陳宮舉城降生禽布宮皆殺

之布之破劉備也臧霸等悉從布而敗獲霸等厚納待遂割青徐二州附於海以委焉初公為兗州以

畢諶為別駕張邈之叛也邈劫諶母弟妻子公謝遣之曰卿老母在彼可去諶頓首無二心公既出遂亡

歸及布破誌生得眾為謀懼公曰夫人孝於親者豈不忠於君乎吾所求也以為喜相

四年公還許以魏种為河內守初公舉种孝廉兗州叛公曰唯种不棄孤也及聞种走公怒曰种不南走越北走胡不置汝也及生禽种公曰唯才也釋其縛用之是時袁紹既并公孫瓚兼四州之地眾十餘萬將進攻許諸將以為不可敵公曰紹之為人志大而智小色厲而膽薄忌克而少威兵多而分畫不明將驕而政令不一土地雖廣糧食雖豐適足以為吾害也公軍官渡袁術欲從下邳北逼公遣劉備朱靈要之程昱郭嘉聞公遣備言於公曰劉備不可縱公悔追之不及備謀反至下邳殺徐州刺史車胄募兵屯沛五年公將東征備諸將皆曰與公爭天下者袁紹也公曰備人傑也今不擊後必為患紹雖有大志而見事遲必不動遂東擊備備之生禽其將夏侯博公還官渡紹卒不出二月紹遣顏良攻劉延於白馬公北救延荀攸說公曰今兵少不敵分其勢乃可公到延津若將渡兵向其後者紹必西應之然後輕兵襲白馬掩其不備顏良可禽也公從之斬良紹於是渡河追公兵至延津公勒兵駐營使登臺望之曰可五六百騎有項復白騎稍多步兵不勝數公曰勿復白乃令騎解鞍放馬紹騎將文醜與劉備將五六千騎至乃皆上馬時騎不滿六百遂縱兵擊大破之斬醜良醜皆紹名將再戰悉禽紹軍大震紹復遣臨官渡起上山地道公亦於內作之以相應紹射營中矢如雨下眾大懼時公糧少與荀彧書議還許或曰公以至弱當強彊能制必為所乘是天下之大機也且紹布衣之雄耳能聚人而不能用以公之神武明哲而輔以大順何向而不濟公從之公與紹相持紹運糧車數千乘至公遣徐晃邀擊大破之盡燒其車謀臣許攸貪財紹不能足來奔公聞攸來說出迎之曰子卿遠來吾事濟矣既坐謂公曰袁氏軍盛何以待之危患之日也今袁氏輔重有萬餘眾在故市烏巢屯軍無四備今以輕兵襲之不慮而至焉其因說公擊精聚不遠三日袁氏自敗公乃還精銳步騎銜枚夜從間道至圍屯放火營中驚亂大敗之初桓帝時有黃星見瀛于瓊瓊破強詔等降紹軍大潰及子譚走渡河盡收其輜重圖書珍寶虜其眾



於楚宋之分連東殿旭善天文言後五十歲當有真人起於梁沛之間其鋒不可當至是凡五十年而公破紹天下莫敵矣七年公軍譙令曰舉義兵以來將士後無起者求其親戚以後之授上田官給犍牛置學師以教之紹自軍破後發病嘔血死

九年攻鄴尚運救鄴在運兵犯圍公擊破之尚走中山鄴定公臨祀紹墓哭之流涕

孫盛曰紹因世難危遠懷逆謀上議神器下平國紀存社污宅古之制也乃盡哀於逆臣之塚為政之道於斯賢矣匿怨友人前詰所恥稅賦舊館義無虛滂尚道乖交絕何哭之有漢高失之於項氏魏武遵讓於此舉百慮之一失也

初紹與公共起兵紹問曰若事不輯則方面何所可據公曰足下以為何如紹曰吾南據河北阻燕代兼戎狄之眾南向以爭天下庶可以濟公曰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無所不可九月令曰河北罹袁氏之難今無出今年租賦重豪強兼并之法百姓喜悅天子以公領冀州牧

十年詔紹子讓冀州平下令與袁氏同惡者與之更始令民不得復私讎禁厚葬令曰阿黨比周先聖所疾聞冀州俗父子異部更相毀譽昔直不疑無兄世人謂之直禮第五伯魚三娶孤女謂之捷父翁王鳳擅權谷水凡之申伯王商忠義張匡謂之左道此皆以白為黑欺天罔君者也吾欲整齊風俗四者不除吾以為羞

十一年三郡烏丸承天下之亂破幽州略有漢民合十餘萬戶袁紹皆立其酋豪為單于以家人子為己女妻焉連西單于蹋頓尤強為紹所厚故尚兄弟歸之數人塞為害公將征之鬻梁自呼池入泃音水名

平虜渠

十二年公自淳于還鄴令保定功行封大封功臣二十餘人皆為列侯及復死事之孤輕重各有差將北

征三郡烏丸諸將皆曰袁尚亡虜且夷狄豈為尚用今深入征之劉備必說劉表襲許萬一有變事不可  
悔惟郭嘉策表必不能用備勸公行引軍自廬龍擊山堙谷五百餘里涉鮮卑庭尚與蹋頓遠西單于  
樓班右北平單于能臣抵之等將數萬騎逐軍公登白狼山卒與虜遇眾其盛公車重在後被甲者少左  
右皆懼公登高望虜陣不整乃縱兵擊之使張遼為先鮮虜眾大崩斬蹋頓及名王已下胡漢降者二十  
餘萬口尚熙奔遼東或說公遂征之尚兄弟可禽也公曰吾方使遼東太守公孫康斬送尚熙首不煩兵  
矣公自柳城還康即斬尚熙傳其首諸將問公還而康斬尚熙何也公曰彼素畏尚等吾急之則并力緩  
之則自相圖其勢然也

十三年公南征劉表表卒子琮降劉備公至赤墜與備戰不利備遂有荊州江南諸郡孫盛異同詳曰  
備公軍然後糧收合肥而此志云糧先收  
合肥後有赤墜之事者為不同吾志為是

十四年軍至譙作輕舟治水軍置揚州郡縣長吏開芍陂屯田

十五年冬作銅雀臺

十六年馬超韓遂等叛屯潼關公與超等夾關而軍公與遂等語賊見公悉於馬上拜奉胡觀者前後重  
督耳克日會戰先以輕兵挑之戰良久乃縱虎騎夾擊大破之超走涼州關中平諸將問曰初賊守潼關  
渭北道缺不從河東擊馮翊而反守潼關引目而後北渡何也公曰賊守潼關若吾入河東賊必引守諸  
津則西河未可渡吾故盛兵向潼關賊眾南守西河之備虛故二將得擅取西河然後引兵北渡渡渭  
堅壁虜至不出所以驕之故賊不為營壘而求割地吾順許之因畜士卒之力一日擊之所謂迅雷不及  
掩耳兵之變化固非一道也始賊每一部到公輒有喜色賊破之後諸將問其故公答曰關中長遠若賊  
各依險阻征之一二年不可定也今皆來集其眾雖多莫相歸服軍無適主一舉可滅為功差易吾是

以喜

十八年天子使郝慮持節策命公曰董卓初興國難君則首啟戎行黃巾侵我三州君剪以靈東真韓還楊奉專用威命君則致討克黜其難遂遷許都不失舊物表銜隔潰檣徒授首呂布就戮張揚阻斃眭固伏罪張繡稽服袁紹大殲海盜奔進黑山順軌烏丸三種一征而滅鮮卑丁零重譯而至單于白屋請吏率職此君之功也今以其州十郡封君為魏公始建魏社稷宗廟置侍中尚書六卿以首做為尚書令涼常林徐奕何晏為尚書王茂為僕射毛玚崔琰

十九年秋公征孫權道備往者天下大亂公用武謀之十平其九今未承王命者吳與蜀也且有長江之險蜀有崇山之阻難以威服易以德懷可授甲兵息兵養士分土定功論封行賞者此則內外之心固有功者勸而天下知制矣公神武震于四海若修文以濟之則無思不服今以十萬之眾傾之長江之濱若賊固閉深藏士馬不得逞其能奇變無所出其權則大威有屈而敵心未能服矣不從軍遂無功今曰有行之士未必能進取進取之士未必能有行

陳平豈篤行蘇秦豈守信耶而陳平定漢業蘇秦濟弱燕士有偏短庸可廢乎有司明思此義則士無遺滯官無廢業又曰刑百姓之命也而軍中典獄者或非其人而任以三軍死生之事吾甚懼之其選明達法理者使持典刑於是置理曹掾屬

二十年公西征張魯魯奔巴中巴漢降置名號侯至五大夫與舊列侯關內侯凡六等以賞軍功臣松為今之虛封蓋自此始

二十一年親耕籍田天子進公爵為魏王代郡烏丸與其侯王來朝向紋單于將其名王來朝待以客禮二十二年今日昔伊摯傳授出於踐人韓信陳平負汗辱之名卒能成王業吳起負將殺妻母死不歸然治國用兵之真其各舉所知勿有所遺夏四月天子命王設天子旌旗出入稱警蹕冬十月天子命王薨十有二歲

金根車駕六馬以不為魏太子

二十三年公西征劉備曹仁討關羽屯樊城

二十四年夏倭瀕與劉備戰為備所殺王臨漢中備因險拒守關羽何以知之修曰雞肋棄之則可拾食之無所得以此五月引軍還長安遣子禁助曹仁擊關羽羽獲禁遂圍仁孫權遣使上書求討羽自效斬羽傳其首權上書稱臣說天命王曰是兒欲踞吾著爐火上邪陳群奏曰請明圖縛者皆言其行氣盡皇矣功德為天下所依應天順人復何疑

王曰若天命在吾吾為周文王矣

二十五年崩年六十六諡武王太祖自統海內行軍用師振孫吳之法而因事制奇請敵制勝變化如神與虜對陣意更安閑故每戰必克知人善察振樂進于行陣之間取張連條吳於上虜之內出細柳投者負敗守者不可勝數御軍三十餘年手不指卷日則謀武策夜則思經傳性高天賦及造新詩破之管絃皆成操章才力總人手射飛鳥射禽猛獸雅性節儉不好華服後宮衣不錦繡侍御履不二采物勞苦常不喜

千金無功賞從分毫不與時張芝之弟祀善草書極輝華善音樂王九真郭舉善園基太祖嘗飲村漿又好養生性法亦解方術招引方藥之術始和侯無不畢至為人作馬郭舉重散笑至以頭沒杯漿中持法深刺諸將有計者務出己者隨以法誅之著出陣行細夢中令士卒無賊夢犯者死太祖馬蹏入

夢中曰制法而自犯之何以率下因割髮以置地有章姬嘗從蓋履枕之卧白曰預史寬我她見計安未即應及自覺稱殺之常計賊康康不足私謂主者曰如何上者曰可以下解足之太祖曰善後軍中言太祖祖數眾太祖曰當備君一死以贖眾乃斬之取首級於此

以狗曰行小斛盜官穀斬之軍門其醜虐詐偽皆類此也

評曰漢末天下大亂雄豪并起而袁紹虎視四州強盛莫敵太祖運籌演謀鞭撻宇內醫市商之法術該韓白之奇策官方授材各因其器矯情任真不念舊惡總能御軍機克成洪業者惟其明略最優也抑可謂非常之人起世之傑矣

文皇帝  
文皇帝武帝之太子也諱丕字子桓生時有雲氣青色而圍如車蓋當其上終日望氣者以為至貴之証好學射太祖崩嗣位為魏王

延康元年封子睿為武德侯以鄭稍為傅今日龍淵太阿出昆吾之金和氏治兵於東郊遂南征令曰軒之望由并里之田誓之以致禱也

轅有明堂之議放勛有衢室之問皆所以廣詢于下百官有司其務職盡詳詳此陳憲法朝士明制度  
牧守申政事縉紳攷六藝吾將魚覽焉孫權遣使奉獻蜀將孟達率眾降武都氏王楊樛率種人內附曰  
風沙之民自縛其君以解神農土之眾願負其子而入豐也軍次於譙大饗六軍及諸父老百姓于邑東  
孫盛曰魏王處莫重之哀而設享燕之樂居貽厥之始而墮王化之基及至受禪顯納二女忘其至恤  
以誣先聖之典將何以終

漢帝以眾望在魏乃召羣公卿士奉璽授權乃為壇於繁陽王升壇即阼改延康為黃初元年奉漢帝為  
山陽公

二年初令郡國口滿十萬者歲察孝廉一人其有秀異無拘戶口詔曰昔仲尼資大聖之才懷帝王之器  
當衰周之末無受命之運在魯衛之朝教化乎洙泗之上懷懷馬皇皇馬欲屈己以存道躬身以救世乃  
退致五代之禮修素王之事因魯史而制春秋就太師而正樂傳千載之後莫不宗其文以述作仰其  
聖以成謀亦可謂命世之大聖億載之師表也遭天下大亂舊居之廟頭而不修襄成之後絕而莫繼以  
孔義為宗聖後奉孔子祀令魯郡修起宗廟拜孫權為大將軍封其王加九錫初復五銖錢又以穀貴罷  
五銖錢

三年詔曰今之計考古之貢士也者限立取士莫自尚周晉不顯於前世也其令郡國所選勿拘老幼儒  
通經術吏達文法到皆試用有司糾故不以實者二月郭善龜茲于闐王各遣使奉獻詔曰西戎即敘氏  
羌宋王詩書美之頃西域外夷款塞內附其遣使者撫勞之是後西域遂通置戍已投尉孫權破劉備于  
夷陵初帝聞備東下與權交戰樹柵連營三百餘里詔羣臣曰備不曉兵豈有七百里營可拒敵者乎  
原隰險阻而為軍者為敵所禽此兵忌也後十日破備書到九月詔曰婦人與政亂之本也今後群臣

不得奉事太后后族不得輔政若有背違天下共誅之作終制曰葬也者祇也棺槨足以朽骨衣衾足以  
朽肉而已故季孫以瑤璣斂孔子歷級而救宋公厚莒君子謂華元與莒不臣漢文帝之不發霸陵無求  
也光武之掘原陵封樹也霸陵之全功在釋之忠以利君原陵之掘罪在明帝愛以害親喪亂以來漢氏  
諸陵發掘是焚如之刑也

四年有鸛鵠集靈池詔曹詩刺達君子而近小人其博舉天下雋德茂才獨行君子必舍曹人之刑  
五年立太學制五經課試之法置春秋穀梁博士有司以公卿朝朔望日因奏疑事聽斷大政論障得失  
十二月詔曰先王制禮所以昭孝事祖大則郊社其次宗廟三辰五行名山大川非此族也不在祀典自  
今敢設非祀之祭巫祝之言皆以執左道論

六年遣使者巡行許昌以東盡沛郡間民所疾苦貧者賑貸之帝為舟師東征孫東巡幸廣陵臨江觀  
兵戎卒數十萬旌旗數百里大寒水道冰舟不得入乃還

以年帝崩年四十初帝好文學以著述為務自所勒成垂百篇號曰皇覽以漢文帝之為君寬仁主數  
諸儒以才文強明其聰明通達固體不如實詭帝由是論曰昔有由不實重華舜以干戚射代  
以惠德弘三章之教懼梯之化若費詭之才欲善盡國政特賢臣之器管晏之賢豈若才文大人之量哉  
又從容言曰表亦不取于文帝者三教薄胎帝勤通慎夫人衣不曳地集上書常為履維以為漢  
文簡而無法舅后之家恒當養育以思不當假借以推其欲東持中道以為帝王儀表者如此乎

評曰文帝天資文藻下筆成章博文強識才藝兼賅若加曠大之度勵公平之誠適志存道克廣德心  
則古之賢主何遠之有哉

東萊先生三國志詳節卷之二終

東萊先生三國志詳節卷之二

魏帝紀

明皇帝

明皇帝諱敷字元仲文帝太子也黃初二年以其母誅故未建為嗣帝嘗從文帝獵見子母殿文帝射殺母臣不忍復殺其子因涕泣帝與朝士素不接即位之後母臣相望居數日林見侍中帝深奇之而樹立之意乃定七年帝即位劉暉語盡自購既出人問何如暉曰秦始皇孝武之傳才具

太和元年郊祀武帝配天宗祀文帝於明堂以配上帝二月帝册于籍田新城太守孟達反詔司馬宣王討之

二年蜀諸葛亮寇邊遣張郃等大破之六月詔曰尊儒貴學王教之本也其高選博士任侍中常侍者不能拔亮不數高而臨兵幾于路乃連兵攻也亮圍陳倉曹真遣費璠等拒之亮使郃臨陳

四年詔曰世之資文隨教而變兵亂以來經學廢絕後生進趨不由典謨其即吏學通一經才任牧子博

士課試擢其高第者選用其浮華不務道業者皆罷還詔以文帝論典刻石立于廟外詔公卿舉賢良

五年詔曰先帝不欲使諸王在京都者謂幼生在位母后攝政防微以漸朕不見諸王十有二載其令諸王及宗室公侯各將適子一人朝後有少主母后在宮者如先帝令

六年詔曰古之帝王封建諸侯所以屏藩王室大魏創業諸王開國未有定制其改封諸侯王皆以郡為

國三月東巡所遇存問高年

清龍元年詔公卿舉賢民篤行之士各一人

二年詔減鞭杖之制著于今諸葛亮出斜谷屯渭南司馬宣王率諸軍拒之宣王堅壁拒守以挫其鋒彼道不得志退無以戰久停則糧盡虜無所獲走而追之以逸代勞全勝之道也亮致中獨婦人之先王及軍吏以下乃止孫權攻新城勅諸將堅守帝親東征群臣以為大將軍與諸葛相持車駕可西幸長安帝曰權走亮膽破大將軍制之吾無憂矣

三年大治洛陽宮起昭陽太極殿築總章觀百姓失農時楊阜高堂隆等切諫雖不能聽常優容之四年置崇文觀徵善學者以充之肅慎氏獻楛矢詔曰往者郡國競獻一歲之中嘗遇數百有司其議獄緩死務從寬簡

景初元年有司奏以為魏得地統宜以建丑之月為正三月定厯改年為孟夏四月景初元年三月為改大厯曰景初其春夏秋冬孟仲季月雖與正歲不同至于郊祀迎氣祠蒸嘗巡狩蒐田分至啟閉

班宣時令中氣早師授民事皆以正歲斗建為厯數之序有司奏武皇帝撥亂反正為魏太祖樂用武始之舞文皇帝應天受命為魏高祖樂用威熙之舞帝制作與治為魏烈祖樂用章武之舞三祖之廟萬世不毀其餘四廟親盡迭毀如周后稷文武廟祧之制是歲徙長安鑄黃龍鳳凰各一龍高四丈鳳高三丈成山並弄鍊曰直士盡言不避死止周呂比高祖于樂制

輔翼趙后于人傳今使羣臣穿方舉土甚非謂也帝詔加問二年司馬宣王圍公孫淵於襄平大破之傳淵首于京師宣王至遼東霖雨不得時攻群臣或以為淵未可卒破宜詔還帝曰司馬懿臨危制變禽淵可計日待也卒如所策

三年司馬宣王還至河內帝召到入卧内屬以後事宣王頓首流涕帝崩年三十六帝在東宮不交朝臣

即位之後褒禮大臣科簡功能莫不不得相符務絕浮華踏毀之端行師勸眾論決大事謀臣將相咸肅一月之中至數十百封疆文辭辭隨隨猶覺有實竟意無假傳



評曰明帝沉毅斷識任心而行蓋有君人之志概焉于時百姓彫弊四海分崩不先聿脩顯祖闢拓洪基而遽追秦皇漢武宮館是營格之遠猷其殆疾乎

齊王

齊王芳字蘭卿明帝無子養王莫知所由來者或云作城景初三年即皇帝位大將軍曹爽太尉司馬宣王輔政諸所興作宮室之役遺詔罷之西域重譯獻火浣布詔以示百僚詔曰大尉體道正直盡忠三世南禽孟達西破蜀虜東滅公孫淵功蓋海內其以為大傅持節統兵督諸軍事十二月詔曰夏正於數為得天正其以建寅之月為正始元年正月以建丑月為後十二月

正始元年詔令獄官唯平寃枉理出輕微群公卿士讒言嘉謨各悉乃心詔曰百姓不足而御府多金銀雜物今出黃金銀物百五十種千八百餘斤銷冶以供軍用

二年帝初通諭語以太牢祭孔子於辟雍顏淵配

五年講尚書通以太牢祠孔子於辟雍顏淵配

七年講禮記通以太牢祠孔子於辟雍顏淵配

八年何晏奏曰善為國者必先治其身慎其所習所習正則其身正不令而行所習不正則其身不正雖令不從為人君者所與將必擇正人所觀覽必察正象邪心不生而正道可行也今後皆大臣侍從親省文書詢謀政事講論經義為萬世法

嘉平元年司馬宣王奏免大將軍曹爽弟羲諷宦官以侯就第收張當放寬瑛與謀不軌又丁謚鄧颺何晏畢軌李勝桓範皆與爽通奸謀喪三族

三年王凌謀廢帝立楚王彪司馬宣王東征凌自殺彪賜死七月司馬宣王薨以司馬景王為大將軍

五年詔曰故中郎郭備威節礪行秉心不回乃者前將姜維逆鈔修郡為所執略往歲費禕卒詳編家道  
經漢壽修義廣坐手及擊禮勇過崩政功通介子可謂殺身成仁釋生取義夫追嘉茂靈表揚忠義我  
將來其追封修為長樂鄉侯子襲封

六年毋丘陔上言者諸葛洛圍合肥新城城中遣士剛整出圍傳消息為賊所得疑罵曰死狗我當死為  
魏國鬼不尚求活遣士鄒儵出城傳消息恪索得儵使大呼言大軍已還洛不如早降儵更大呼城中曰  
大軍盡在圍外壯士努力詔曰願解所以還元功重賞所以籠烈士整儵越路重圍冒突白及輕身守信  
抗節彌厲揚六軍之大勢安城守之懼心今追賜爵關中侯子襲爵中書令姜豐襲皇后父張繹等謀廢  
易大臣以夏侯玄為大將軍事覺皆伏誅九月司馬景王謀廢帝以關皇太后遷居別宮年二十三令曰  
高貴鄉公髦有大成之量其以為明皇帝嗣

### 高貴鄉公

高貴鄉公髦字彥士文帝孫東海定王霖子也少好學風成即皇帝位百僚倍位者欣欣焉魏氏春秋曰  
羅朝景王和曰上何如主鍾會曰才同味  
思武撥文相景王曰如卿言社稷之福也詔罷高方御府百工技巧靡麗無益之物

正元元年遣侍中持節分適四方觀風俗勞士民察冤枉失職者

二年司馬景王薨以司馬文王為大將軍

甘露元年賜司馬文王袞冕之服亦為副馬帝幸太學問諸儒曰夏有連山殷有歸藏周曰周易何也博  
士淳于俊曰包義因燔皇之圖而制八卦神農演為六十四黃帝身舜通其變三代隨時質文各由其事  
故易者變易也名曰連山似山出內氣連天地也歸藏者萬事莫不歸藏於中講易畢復命講尚書禮記  
帝宴群臣於太極東堂與荀顛鍾毓虞松等講禮而帝王優劣之差帝養及少康因問顛等曰少康收

集夏眾復禹之績高祖驅率秦項二主可謂殊方異略命世大賢也攷其功德誰為先顯等曰少康功德雖美猶為中興之君高祖為優帝曰少康生滅亡之後降為諸侯之隸布德兆謀卒滅過戈非至德弘仁豈濟斯勳漢祖仗一時之權專任智力以成功業行斯勳靜有違聖極為今子數危其親為人君因繫賢相為人父不能衛子若與少康異時而處未能復禹之績少康布德仁者之英也高祖任力智者之傷也詩書述裔高宗中宗皆列大雅少康功美過於二宗其為大雅明矣少康為優

二年帝幸辟雍命群臣賦詩侍中和迪等作詩稽留司奏免官詔曰吾好文雅廣延賦詩以知得失而乃爾紛紜今後群臣皆當玩習古義修明經典

三年命司馬文王為相國封晉公加九錫詔曰養老興教三代所以宣風化垂不朽也必有三老五更以崇至敬乞言納誨著在傳史宜妙簡德行以充其選王祥履仁秉義鄭小同溫恭孝友其以祥為三老以小同為五更車駕親率群司躬行古禮焉

五年高貴鄉公卒年二十帝見威權日去不勝其忿帝召侍中王沉尚書王經常侍王業曰司馬昭之心逆戰於南關下太子舍人成濟聞充曰高貴公重射收成濟家屬付廷尉正其罪正在今日濟即前對帝及出于此乃立陳留王

陳留王

陳留王五字喜明武帝孫燕王宇子也封常道鄉公高貴鄉公卒即皇帝位

景元元年進司馬文王為相國封晉公加九錫之禮

二年秋樂浪外夷韓濊額來朝

三年肅慎國遣使人貢重譯獻其國弓三十張楛矢石弩三百枚皮骨鐵雜器二十領貂皮四百枚柳艾

鍾會伐蜀劉禪降也蜀平

咸熙元年進晉公爵為王

二年相國晉王懿晉太子炎襲位襄武縣言有大人見三大餘蓬長三尺二寸白髮著黃單衣黃中柱杖呼民王始語云今當太平閏月康居大宛獻名馬歸于相國府以顯懷萬國致遠之勤十二月使使奉皇帝璽綬冊禪位于晉時年二十封帝為陳留王太安元年崩

評曰古者以天下為公唯賢是與後代世位立子以道若適嗣不繼則宜取旁親明德若漢之文宣者斯不易之常準也明帝既不能然情繫私愛撫養孽孫傳以大器託付不專必參枝族終於曹爽誅夷曹皇督位高貴公才志夙好問尚游蓋亦文帝之風流也然輕躁忿肆自臨大禍陳留王恭已南面宰輔執政仰遵前式損讓而禪遂壞大國作實于晉比之山陽班寵有加焉

后妃傳

古先哲王莫不明后妃之制順天地之德二妃嬪媯虞道克隆任妃配姬周室用熙廢興存亡恒此之由末世奢縱肆其侈欲至使男女怨曠感動和氣惟色是索不本淑懿故風教陵遲而大綱毀泯宜不惜哉

武宣十皇后

武宣十皇后文帝母也太祖於謀納后為妾隨太祖至洛董卓亂太祖微服東出避難袁術傳太祖凶問時太祖左右至洛者皆歸后后步曰曹君吉凶未可知今日還家明日若何面目復相見正使禍至共死何苦遂從后言太祖聞而善之文帝為太子左右長御賀后曰將軍拜太子天下莫不歡喜后當傾府藏賞賜后曰王自以丕年大故用為嗣我免無教道之過為幸爾亦何為重賜遺乎太祖聞之悅曰怒不變容喜不失節故最為難黃初中文帝欲追封太后父母陳群奏曰接曲籍之文無婦人分土命爵之制在禮典婦因夫爵奉違古法漢氏因之非先王之令典帝曰此議是也

文昭甄皇后

文昭甄皇后明帝母也天下兵亂飢饉百姓賣寶物后家大有儲穀願以買之后年十餘歲白母曰匹夫無罪懷璧為罪左右皆飢乏不如以穀賑給親族隣里廣為恩惠舉家稱善即從后言文帝納后後於郭佳明帝每因閑宴常勸帝言黃帝子孫首育蓋由是賤求多所領廣求淑媛以豐繼嗣帝心嘉焉延康元年帝踐阼山陽公奉二女以續於魏郭后李陰貴人並蒙幸后失意有怨言帝怒賜死

文德郭皇后

文德郭皇后文帝即王位后為夫人及踐阼為貴嬪后之死由后之寵文帝欲立為后棧潛上疏曰帝王之治天下不惟外輔亦有內助治亂所由感衰從之故西陵配黃娥降媯並以賢明流芳上世桀之奔南豐禍皆妹喜紂以炮烙怡悅妲己聖哲立妃必取先代世族之家擇其令淑以統六宮度奉宗廟陰教肅脩易白家道正而天下定春秋書宗人慶夏云無以妾為夫人之禮齊桓誓命于葵丘亦曰無以妾為妻今若因愛廢后使賊人暴貴臣恐後世下陵上替開張非度亂自上也帝不從遂立為后

評曰魏后妃之家雖云富貴未有若袁漢非其權掌制朝政者也曩往易軌於斯為美遠觀陳群之議棧潛之論遠足以為百王之規典矣

魏列傳

董卓 袁紹

袁術

劉表

董卓并見漢書

評曰董卓狼戾賊虐暴虐不仁自書拜以來殆未之有者也漢雖紀大人見臨流而銅人鑄賦洗生卓有以也袁術奢淫放肆榮不終己自取之也巨松之以梁村無道秦莽殺帝子應卓自衛賊權至之幼穉者之善而獨狂妄自命立國義夫之友于陌覽未及三周茂賊之性定射限之不若袁術無毫芒既人鬼之同疾但云蒼生不終未見其大惡袁紹劉表咸有感容需觀知名當世表路路漢南紹鷹

揚河朔欲皆外寬內忌好謀無決有才而不能用聞善而不能納廢嫡立庶舍禮崇愛至於後嗣顛蹶社稷傾覆非不幸也昔項羽背范增之謀以喪其王業紹之殺田豐乃甚於羽遠矣

呂布事見漢書

張邈 陳登附

張邈字孟卓東平人少以俠聞振窮救急傾家無愛士多歸之太祖袁紹皆與邈友善董卓之亂太守與邈首舉義兵汴水之戰袁紹為盟主有驕矜色邈正議責紹紹使太祖殺邈太祖不聽責紹曰孟卓親友也是非當容之今天下未定不宜自相危也邈知之益德太祖太祖征陶謙勅家曰我若不還往依孟卓其見親如此呂布之捨袁紹從張揚也過邈臨別把手共誓紹聞之大恨邈更太祖終為紹讐己也心不自安遂叛太祖從布屯雍丘太祖攻圍數月邈詣袁術請救未至為其兵所殺太祖之禽陳宮也問宮欲活老母及女否宮對曰以孝治天下者不絕人之親仁施四海者不乏人之祀老母在公不在宮也太祖召養其母嫁其女陳登字元龍在廣陵有威名後許汜與劉備並在荊州牧劉表坐表與備共論天下人汜曰陳元龍湖海之士豪氣不除備問汜君言豪甯有事耶汜曰昔遭亂遇下邳見元龍元龍無容主之意久不相與語自上大牀卧使客卧下牀備曰君有國士之名今天下大亂望君憂國忘家有救世之意而君求田問舍言無可采何足當與君語如小人卧百尺樓上卧君於地何但上下牀之間耶表大笑備因言曰若元龍文武膽志當求之於古月道次難得此也發忠亮高爽少有扶世濟民之志年二十五舉孝廉即兵先驅布既伏誅登以功加伏波將軍得江淮間歡心于是有并吞江南之志孫策遣軍攻登或以賊眾數十倍即兵恐不能抗可引兵避之登厲聲曰吾受國命來鎮此土昔馬文淵在斯位能南平百越北滅群狄吾既不能過薛山何遜還耶乃引軍詣臨城新虜萬數遠東城太守廣陵吏民以其恩德故九卒無離違焉有江外太祖每臨大江而受恨不早用陳元龍計而今封豕養其爪牙文帝遣美登功拜登息當為郎中

評曰呂布有彪虎之勇而無英奇之略輕狡反覆唯利是視未有若此不夷滅也漢光武評於龍顏魏  
太祖藏於張遼知人則哲唯帝難之陳登藏洪並有雄氣壯節登降年風隕功業不遂洪以兵弱敵強  
列志不立惜哉

公孫瓚

陶謙 事並見漢書

公孫度

公孫度字升濟遼東人董卓薦度為遼東太守度起玄菟小吏為遼東郡所轄郡中名豪大姓田韶等宿  
遇無忌皆以法誅所夷滅百餘家郡中震懼東伐高句麗西擊烏丸威行海外初平元年度知中國擾攘  
語柳毅陽儀曰漢祚將絕當與諸卿圖王耳時襄平延里社生大石長尺餘下有三小石為之足或謂度  
曰此漢宣帝冠石之祥而里名與先君高社主土地相有施而三公為輔也度益喜自立為遼東侯太祖表度封  
永寧侯度自稱王遠東何永寧也臧印綬武庫度死子康嗣康死子晃嗣皆小眾立弟恭為遼東太守  
淵魯齊恭位明帝即位拜淵揚烈將軍淵南通孫權權權遣張彌許晏齋金玉珍寶立淵為燕王淵貪貨物  
誘致其使斬之景初元年遣毋丘儉曹宇淵淵與儉等戰儉不利淵遂自立為燕王復據北方明帝遣  
司馬宣王征淵遣城下夜大流星長數十丈墜滅東南淵源清突圍東南走急擊之當流皇所墜處新淵始  
度據遼東至淵三世凡五十年

張燕

張燕其定人本姓褚者甲起燕合眾少年為羣盜在山澤間轉攻還真定眾萬餘人博陵張牛角亦起眾  
與燕合燕推牛角為帥牛角死燕奉燕為帥故改姓張燕劉厚捷途逼入軍中燕自燕燕其後人眾寡廣  
至百萬號曰黑山靈帝不能征太祖將定冀州燕遣使求位上師拜平北將軍

張繡

張繡武威祖厲人麴騰襲殺祖厲張繡為縣吏聞伺殺騰郡內義之遂招合少年為邑中豪傑後屯宛與劉表合太祖南征軍清水繡舉眾降太祖納其叔濟妻恨之太祖有殺繡之計繡襲太祖數于沒太祖拒袁紹于官渡繡從賈詡計復降官渡之役力戰有功遷破羌將軍從破袁譚于南皮增邑二千戶

張魯

張魯字公祺沛國人祖父陵客蜀學道鶴鳴山中造作道書以惑百姓從受道者出五斗米故世號米賊陵元魯復行之遂據漢中以鬼道教民自號師君大道與黃巾相似來學道者皆名鬼卒受道之信皆名祭酒諸祭酒皆作義舍置義米肉行路者量腹取足雄據巴蜀垂三十年漢末力不能征建安二十年太祖出武都征之魯欲降弟衡不肯魯乃入南山奔巴中左右欲燒魯貨倉庫魯曰本欲歸命國家而意未達今之走避鋒銳非有惡意實貨倉庫國家之有違封藏而去太祖入南鄭甚嘉之又以魯本有善意遣人慰喻魯盡將家出太祖拜鎮南將軍待以客禮封關中侯

嘉平中賊賊起三輔有騎者東方有張角法

蜀為五斗米道主以老子五千文病者請其法書病人姓名作

三通其一上之天著山上一埋之地一沉之水三通謂之三官

詳曰公孫瓚係京坐待夷滅度殘暴而不節制仍業以載凶祇覆其族也陶謙亂而憂死張楊擢首

於臣下擁據州郡會匹夫之不若繡燕魯會合摩邁列功臣去危亡保宗祀則於彼為愈焉

東萊先生三國志詳節卷之二終

夏侯惇

夏侯惇字元讓沛國人夏侯嬰之後也年十四就師學人有辱其師者惇殺之由是以烈氣聞太祖初起



高為裨將遷折衝校尉張遼叛迎呂布太祖家在鄆城高輕車往赴道與布會遂執持高責以貨貨高將  
韓浩勦兵屯情營門召諸將按甲不得動遂詣博所叱持質曰吾受命討賊爾能以一將軍之故而縱汝  
乎促召兵擊持質者浩數言咄斬之情既免太祖謂浩曰卿此舉可為萬世法乃著令自今有持質者當  
并擊勿顧質由是質者遂絕 從征呂布為流矢所中傷左目領陳留濟陰太守時大旱蝗情乃斷太壽  
水作陂身自負土率將士勸種植民賴其利 太祖平河北為大將軍後拒鄴破邊伏波將軍使得以便  
宜從事不拘科制 從征孫權運使都督二十六軍留居巢賜使藥名倡令曰魏絳以和戎之功猶受金  
石之樂况將軍乎太祖擊破呂布軍于摩陂召高常與同載特見親重出入卧內諸將莫比 文帝即位  
拜大將軍高常雖在將軍親迎師受業性清儉有餘財輒以分施不足資之於官不治產業諡高侯帝追  
思高功高之子二孫爵皆闕內侯 韓浩河內人及沛國史渙俱以忠勇顯浩至中護軍渙至中領軍皆  
封列侯

夏侯淵

淵字妙才高族弟也太祖起兵遷陳留潁川太守樂天紹戰于官渡紹破使督兗州軍糧時軍食少  
淵傳饋相繼軍以復振淵為將赴患疾帝親視之不意敵軍中黃巾徐和等攻城殺長吏淵擊破之斬  
和黃巾徐和等攻城殺長吏淵擊破之斬和平諸縣收其糧穀給軍士 太祖征孫權運使淵督諸將擊常備破之又督徐晃擊太原賊攻下二十  
餘屯斬賊帥高躍又督朱靈等擊南山賊劉雄降其眾 韓遂在顯親淵欲襲取之遂走淵追至略陽城  
去遂二十餘里諸將欲攻之或言當攻圍氐淵以為遂兵精與圍城固攻不可卒拔不如擊其雜諸羌  
諸羌多在逆軍必歸救其家若無圍守則孤救長離則官兵得與野戰淵乃輕兵步騎到長離攻燒羌屯  
諸羌在逆軍者各還種落遂果救長離與淵軍對陣乃鼓之大破逆軍 初抱罕宋建圍涼州亂自號平

漢王太祖使淵帥諸將計建新之隄石所向無前 運擊武都氐羌收羌穀十餘萬斛太祖西征張魯淵等將涼州諸將侯王乙下與太祖會太祖每引見羌胡以淵畏之漢中平淵督張郃徐晃等平巴郡太祖運鄴留淵守漢中劉備軍陽平關淵率諸將拒之相守連年備夜燒圍鹿角淵使張郃護東圍自將輕兵護南圍郃軍不利淵為備所襲遂戰死諡忠侯 初淵雖數戰勝太祖常戒曰為將當有怯弱時不可但恃勇也將當以勇為本行之以智計但知任勇一匹夫敵耳

### 曹仁

曹仁字子孝太祖從弟也少好弓馬大獵後豪傑並起仁陰結少年得千餘人周旋淮泗之間遂從太祖行厲鋒校尉太祖之破袁術攻陶謙征呂布平黃巾迎天子都許仁數有功拜廣陽太守太祖器其勇略不使之郡 太祖軍還為張繡所追軍不利士卒喪氣仁率厲將士遂破繡 太祖與袁紹久相持於官渡紹遣劉備徇滎陽諸郡縣多舉眾應之太祖憂之謂仁曰備新將紹兵未能得其用太祖遂使將騎擊備走之紹還轉首鈔斷西道仁擊前破之由是紹不敢復分兵出河北既定從圍壹關太祖令曰城拔皆坑之連月不下仁曰圍城必示之活門所以開其生路今公告之必死將人自為守攻之則士卒傷守之則引日久頓兵堅城之下以攻必死之虜非良計也太祖從之城降錄仁前後功封都亭侯 從平荆州以仁留屯江陵拒吳將周瑜將數萬眾來攻仁遣部曲將牛金與挑戰賊多金眾少遂為所圍仁意氣奮怒遂被甲上馬將數十騎出城直前衝入賊圍金乃得解陳矯等嘆曰將軍真天人也三軍服其勇太祖益壯之 太祖討馬超以仁督率諸將拒潼關破超渭南假節屯樊關羽攻樊時漢水暴漲樊城破沒仁人馬數千人守城外內斷絕激厲將士示以必死徐晃救至仁得潰圍出仁少時不修行檢及長為將嚴整奉法令常置科子左右業以從事 文帝即王位進封陳侯孫權遣將陳邵據襄陽詔仁討之仁與

徐晃攻破邵甌譙侯 弟統參司空軍事純從圍南皮袁譚出戰士卒多死太祖破之純曰今千里  
臨敵進不能克退必喪威且懸師深入難以持久彼勝而驕我敗而懼敵驕必可克也太祖善其言遂意  
攻之斬譚首

### 曹洪

曹洪字季廉太祖從弟也太祖起義兵討董卓至滎陽為卓將徐榮所敗太祖失馬賊追甚急洪下馬以  
授太祖曰天下可無洪不可無君與太祖還奔譙 太祖征徐州張邈以兗州叛迎呂布時大饑荒洪將  
兵先據東平聚糧穀以繼軍別征劉表破表別將封國明亭侯 始洪家富而性吝嗇文帝少時假求不  
稱常恨之遂以舍客犯法下獄當死群臣救莫能得辨太后謂郭后曰曹洪今日殺我明日勅帝廢后矣泣  
涕屢請乃得免官削爵土 洪先帝功臣時多為缺望明帝即位更封樂城侯薨諡恭侯

### 曹休

曹休字文烈太祖族子也天下亂年十餘歲攜老母渡江至吳以太祖舉義兵易姓名間行北歸太祖太  
祖謂左右曰此吾家千里駒也見待如子常從征伐使領虎豹騎宿衛 劉備遣將吳蘭屯下辯太祖遣  
曹洪征之以休為騎都尉參洪軍事太祖曰汝雖參軍其實帥也備遣張飛屯圍山欲斷軍後休曰賊實  
斷道當伏兵潛行今乃先張聲勢此其不能也及其未集促擊蘭蘭破則飛自走矣洪擊蘭大破之飛  
果走 文帝即位以休為鎮南將軍假節都督諸軍事 臨送上乃下與執手而別孫權遣將屯歷  
陽休到擊破之 帝征孫權以休為征東大將軍擊權大將呂範等於洞浦破之拜揚州牧 明帝即位  
封長平侯吳將軍定皖休擊破之韓綜翟丹等前後率眾詣休降遣大司馬 太和二年帝為二道征  
吳遣司馬宣王從漢水下督休諸軍向尋陽賊將偽降深入戰不利因此靡發皆薨諡壯侯

曹真

曹真字子丹太祖族子也太祖哀其少孤牧養與諸子同常獵為虎所逐顧射虎應聲而倒太祖壯其驚勇使將虎豹騎討靈夏賊拔之封靈夏亭侯將兵擊劉勰別將於下辦破之又督徐晃等破備別將高詳於陽平文帝即王位張道等反於酒泉真遣費曜討破之又與夏侯尚等征孫權擊牛渚屯破之文帝寢疾真與陳群司馬宣王受遺詔輔政明帝即位封鄧陵侯諸葛亮圍祁山南安天水安定三郡反應帝遣真督諸軍圍張郃擊亮將馬謖大破之安定民楊修等略吏民保月支城真進兵圍之修遂自縛三郡平真以亮德於祁山後出必從陳倉乃使郝昭王守陳倉治其城明年亮果圍陳倉已有備不能克遣大司馬賜劍履上殿真以蜀連出侵邊境竄連伐之數道並入可大克也帝從其計真少與宗人曹子丹太祖遺孀早亡真憐之乞分所應得食邑封子曹芳曰大司馬有叔向撫孤之仁萬善仲久要之分聽分真邑賜遺孀子曹芳內侯真每征行與將士同勞苦軍賞不足乃以家財頒賜士卒皆願為用亮益元侯子爽嗣帝追思真功詔曰大司馬臨履忠節位命二租內不持親戚之寵外不驕白屋之士務謙其德者也悉封真五子為列侯

曹爽

爽字昭伯少以宗室謹重明帝在東宮甚親愛之及即位寵倚有殊帝寢疾乃引爽入卧内拜大將軍與司馬宣王並受遺詔輔少帝齊王即位封武安侯其餘諸弟皆以列侯侍從出入禁闈曹氏威權日盛歡鬪李勝丁謚畢軌咸有聲名進趨於時明帝以其浮華嗜抑黜之及爽秉政乃復進徵任為腹心雖等欲令爽等立威名於天下勸使伐蜀爽乃西至長安大發卒從駱谷入是時關中轉輸不能供賊圍出為國兵不得進楊偉為爽陳形勢宜急還不然將敗爽不悅乃還初爽以權重不宜委之於人諸事皆復由

宣王遂鎮疾遘與飲食衣服擬於乘輿弟義時以諫喻不納宣王密為之備十年車駕朝高皇陵與兄弟皆從宣王部勒兵馬先據武庫遂出七洛水浮橋奏與背棄頓命亂國與有無君之心兄弟不宜與兵宿衛善免兄弟以侯還第公卿朝臣廷議爽包藏禍心謀圖神器於是收兵募賊等皆仗誅夷三族何晏字平叔尚主性自喜動靜粉白不去何晏字平叔尚手行巾履影好老莊書

### 夏侯尚

夏侯尚字伯仁淵從子也尚有善畫智略文帝與之親友尚有善畫智略文帝器之與之為布衣交文帝即位遷征南將軍尚奏劉備別軍在上庸山道險難彼不我虞若以奇兵潛行出其不意則獨克之勢遂勒諸軍擊破上庸平三郡九縣孫權雖輯藩尚益修攻討之備權復果有二心黃初三年尚率諸軍與孫權圍江陵權將諸葛瑾與尚軍對江瑾渡入江中渚而分水軍于江中尚夜多持油船將步騎萬餘人於下流潛渡攻瑾諸軍夾江燒其舟船水陸並攻破之封昌鄉侯荆州殘荒外接蠻夷而與吳阻漢水為境尚自上庸通道而行七百餘里山民蠻夷服從五年間降附數千家尚有愛妾李龍奔通室通室蜀民安故帝遣人殺之尚悲感發病文帝悉曰杜襲之輕薄尚良有以也尚薨諡悼侯子玄嗣

### 夏侯玄

玄字太初少知名正始初曹爽輔政累遷中護軍司馬宣王問以時事玄議以為官才用人圖之柄也故銓衡專於堂閣上之分也孝行存乎閭巷優劣任之鄉人下之叙也夫欲清救害選在明其分叙不使相涉而已上過其分則恐所由之本而不本而于勢馳騁之路開下隨其敘則恐天爵之外通而機權之門多夫孝者于門內豈不忠恪于在官乎仁恕攝于九族豈不達於為政乎義斷行於鄉黨豈不堪于事任乎何必使中正子銓衡之機於下而執機柄者有所委仗於上哉古之建官所以濟有生統理民物故為

君長以司牧之欲一而專一則官任定而上下審辨則職業修而事不煩考殷周五帝之叙徒有大小貴賤之差無君官臣民而有二統互相牽制夫官統不一則職業不修事何得而簡民何得而靜先王達其如此故專其職司一其統業自秦世不師聖道私以御職以待下懼宰官之不修立監牧以董之異督監之容曲設司察以糾之今五帝之典雖難卒復可祖立儀準以一治制若省郡守縣皆徑達事不擁隔官無留滯三代之風雖未可必簡一之化庶幾可致便民自貴在於此矣又以六府更用猶四時之迭興時彌質則文之以禮時秦後則整之以順今世俗彌文自公侯以下皆得服諸御羅綺金銀飾鏤之物雖上下之等級有差然朝廷之制已存至尊至貴之末已通於下故使常不貴而貴者不顯難得之貨工不作彫刻之物不可得也寬雅古法以為德及車馬服章皆從質樸樸者質也於朝則錮後之心自消於下矣又曰漢文雖身衣犬絛而不革正法度內外有借擬之服寵臣受益無之賜似特立在身之名非為齊治制之意若制定於上則化行於衆矣 馬征西將軍都督雍涼諸軍事且曹爽共與駱谷之役時人識之莫諫徽玄為大鴻臚內不得兼中書令李暹諫皇后父張緝謀欲以六輔政而誅大將軍司馬景天大將軍並置謀事下有司豈玄緝等三族

前漢

評曰夏侯奮世為給綏故情滿仁弘休尚其等並以親舊肺腑貴重乎時左右勳業咸有劬勞與德薄位尊沉溺為淫此固大易所無違家所忌也玄以規格為度世稱其名然與曹爽中外鱗鱗榮位如斯曹未隨匡攝其並後致民才謀並以論焉

前漢字玄者潁川人也祖父叔有子八人號曰八龍或父叔為齊南相叔父玄年可年或年少時何顯異之曰真王佐才也舉者慶帝皇之亂臺官歸謂父老曰潁川四戰之地也天下有變常為兵衝宜亟去

之或至冀州袁紹待以上賓之禮初平二年或去紹從太祖太祖曰吾之子房也以爲司馬是時董卓威震天下太祖必當或曰卓暴虐已甚將必以亂終無能爲也

關中光武據河內皆深根固本以制天下將軍本以兗州首事平山東之難有無不勝之志賊且河濟天下之要地也今雖踐據易以自保是亦將軍之關中可內也

兗州平 漢獻帝遷洛陽太祖議奉迎都許或曰

主上以存民望天順也太祖遂迎天子都許天子拜太祖大將軍進或在漢侍中書令 太祖問或誰能代卿爲我謀者或言荀攸鍾繇先文進郭嘉太祖以或爲知人所進遂皆稱職 自太祖之迎天子也袁紹內懷不服紹既拜河朔天下畏其強紹益驕以太祖書其辭悻悻太祖曰今將討不義而不辭何如或曰誠有其才雖弱必強苟非其人雖強易弱劉瓛之存足以觀矣今與公爭天下者惟袁紹耳紹貌外寬而內忌任人而疑其心公明達不拘惟才行宜此度勝之紹連重少決其覆轍公能斷大事應變无方此謀勝也紹御軍寬緩法令不立士卒雖眾其心不附南公法令既明賞罰必致士卒雖寡皆爭致死此武勝也紹馮世資飾知譽故士之實能乎問者多歸之公待人推誠不爲虛美與有功者無所吝惜中正之士咸願爲用此德勝也以四勝輔天子仗義征伐誰敢不從紹之強其何能爲太祖悅 太祖拔鄴領冀州戰破太祖復古置九州則冀州所制者廣大或曰若是則所奪者衆人人自恐遂廢九州議

本傳傳伐劉表問或策安出或曰今華夏已平南土知困可圖此策也葉問行輕進掩其不意太祖遂行會表死太祖直趨宛葉如或計表子琮以州降 董昭謂太祖且進爵國公九錫備物或以爲太祖本與表共不宜如此太祖由是心不能平或以

奇策密謀 不得聞

荀攸

汝字公達或從子也何進秉政徵海內名士攸等二十餘人董卓之亂攸與何顒等曰董卓無道勝于桀紂雖實翼實一匹夫身今直刺殺之然後據報函奉王命號令天下此桓文之舉也若無此而覺收攸等繫獄會卓誅得免 太祖迎天子都許召攸為尚書與語大悅謂荀或鍾離曰公達非常人也吾得與之計事天下何憂以為軍師從征張繡攸曰繡與劉表相恃為強然繡以遊軍仰食於表表不能供其勢必難不如緩軍待之若急之其勢必相救太祖不從進軍與戰繡急表果救之軍不利太祖曰不用君言至是乃設奇兵復戰大破之 太祖自元征呂布至下邳布退固守攻之不拔太祖欲還攸與郭嘉說曰呂布勇而無謀今三戰皆北銳氣衰矣三軍以將為主主衰則軍無奮意夫陳宮有智而遵令及布氣之未復宮謀之未定進急攻之乃引沂泗灌城潰生禽布 從攸劉延於白馬攸畫策斬顏良拔白馬還遭輜重循河而西袁紹渡河追卒與太祖遇諸將皆恐說太祖還保營攸曰此所以禽敵奈何去之太祖遂以輜重餽賊奔之陣亂乃擊破之斬其騎將文醜 太祖遂與紹相拒於官渡軍食方盡攸曰紹運軍且暮至其將韓馥銳而輕敵擊可破也太祖徐晃及史渙邀擊走之燒其輜重會許攸來降言紹遣淳于瓊等將萬餘兵迎運糧將驕卒惰可要擊也眾皆疑唯攸與賈詡勸太祖將攻破之斬瓊等紹將張郃降曹洪疑不敢受攸曰郃怒而求君何疑乃受之 七年太祖方征劉表譚尚書冀州乞降請救群下以表強宜先平之攸曰天下方有事而劉表坐保江漢之間其無四方志可知袁紹寬以得眾假使二子和睦以守成業則天下之難未息今兄弟遠惡勢不兩全及其亂而取之天下定矣太祖乃許譚和還破尚其後譚叛從斬譚於南皮冀州平太祖表封彼陵亭侯 十二年論功行封太祖曰中正密謀權宦內外文若也公達其次也增邑戶轉中軍師魏國初建為尚書令攸自從太祖征伐常建謀帷幄時人及子弟不



知言言太祖稱曰公達外愚內智外怯內強不伐善無施坊智可及愚不可及雖顏子甯武不能過也文帝在東宮太祖謂曰荀公達人之師表也彼曾疾世子問疾獨拜牀下其尊異如此彼與鍾繇善繇言我每有所行反覆思維自謂無以易易公達輒復過人意公達前後凡畫策十二唯繇知之彼從征孫權道要太祖言則流涕追諡敬侯

傅子曰或問近世大賢君子答曰荀令君之仁荀軍師之類荀令君仁以立德明以舉賢行無諂強謀能應機孟軻云五百年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其荀令君乎太祖謂荀令君之進善不進不休荀軍師之去惡不去不止

賈誦

賈誦字文和武威人少時人莫知唯閭忠異之謂誦有良平之奇案孝廉為郎去官西還道遇叛氏同行數十人皆為所執誦曰我段公外孫也汝別埋我我家必厚贖之時段頗久為邊將威震西土故誦假以懼氏氏與盟而送之其蘇遂死權以濟事咸此類也董卓入洛陽誦為平津都尉卓塔牛輔屯陳誦在輔軍卓敗輔又死眾恐懼李傕郭汜張濟等欲解散州行歸鄉里誦聞長帝言欲盡誅涼州人而諸君棄彼單行即一亭長能來君矣不如率眾而西所在收兵以攻長安為董公報仇幸而事濟奉國家以征天下若不濟走未後也眾以為然惟乃西攻長安

裴松之曰以仁人之言其利博不仁之言理必反是夫仁功難著而亂原易成禍機一發而殃流百世時元惡就衰天比始開致使厲階重結大梗盛流邦國遇疢瘳之哀黎民嬰周飾之曰豈不由賈誦片言自古兆亂未有如此之甚也

崔等欲以功侯之誦曰此救命之計何功之有固辭不受又以為尚書僕射誦曰尚書僕射官之師長天

下所望謂名不素重非所以服人也 張繡在南陽陰結繡與劉表連和太祖北征之一朝引軍  
退繡自遣之謂謂曰退必敗繡不從進兵交戰大敗而還謂謂繡曰促追之更戰必勝繡曰不用公言今  
已敗奈何復追謂曰兵勢有變進往必利繡收散卒赴追大戰果以勝還問謂曰繡以精兵追退軍而公  
曰必敗退以敗卒擊勝兵而公曰必起全言何皆驢也謂曰將軍雖善用兵非曹公敵也軍雖新退曹公  
必自斷後追兵雖精將既不敵彼士亦銳故知必敗曹公攻將軍無夫策力未盡而退必國內有故已破  
將軍必輕其進縱以諸將斷後諸將雖勇又非將軍敵故雖用敗兵而戰必勝也繡乃服 太祖拒袁  
紹於官渡遣人招繡并與謂書謂見於繡坐上謂紹使曰歸謝袁本初兄弟不能相容而能容天下國士  
乎繡焉曰袁強曹弱又與曹為讎從之何如謂曰曹公宜從者三奉天子以令天下一也眾弱得我必喜  
二也有霸王之志者固將釋私怨以明德於四海三也願將軍無疑繡率眾歸太祖太祖喜執謂手曰使  
我信重于天下者子也表謂執金吾封都亭侯 袁紹圍太祖於官渡太祖糧方盡問謂計焉出謂曰公  
明勝紹勇勝紹用人勝紹決機勝紹有此四勝必決其機須臾可定太祖曰善乃并兵出圍擊之紹軍大  
潰河北平 太祖破荊州欲順江東下謂諫曰明公昔破袁氏今收漢南威名遠著軍勢既大若乘舊楚  
之旣以饗吏士使安土樂業可不勞眾而江東稱服太祖不從軍遂不利

張松之以為謂之此謀未必合時宜彼荊州者孫劉之公弟荆人服劉主之確安憚孫氏之武略非曹  
氏能抗故曹仁守江陵敗不旋踵何換安之得行指服之可期此既新平江漢威攝揚越資劉表水戰  
之具指荆楚植權之手不以此取兵將安待哉至赤壁之敗由疫疫大興損凌厲之鋒成校如之勢天  
實為之然則魏武之東下非失算也謂言無當矣

太祖復與韓遂馬超戰於渭南超等索割地以和并求任子謂以為可偽許之又問謂計策謂曰離之

而已太祖用詡計卒破遂超時文帝為五官將而臨留侯植才名方盛各有當與有奪宗之議文帝問詡自圍之術詡曰願將軍恢崇德度躬素士之業才達于道文帝從之深自砥礪太祖乃屏除左右問詡詡不對太祖曰與卿言而不答何也詡曰適有所思太祖曰何思詡曰思袁本初劉景升父子也太祖大笑于是太子遂定詡自以非太祖舊臣而策謀深長懼見猜嫌闔門自守男女嫁娶不結高門天下之論智計者歸之文帝即位以詡為太尉帝問詡曰吾欲伐不從命者以一天下吳蜀何先對曰攻取者先兵權建本者尚德化若緩以文德而俟其變則乎之不難吳蜀雖小國依阻山水劉備有雄才諸葛亮善治國孫權識虛實陸議見兵執德險守要汎舟江湖皆難卒謀也用兵之道先勝後戰量敵論將故舉無遺策臣竊料群臣無備權對雖以天威臨之未見萬全之勢也昔舜舞干戚而有苗服當今宜先文後武文帝不納後興江陵之役士卒多死亮諡肅侯

評曰荀或清秀通雅有王佐之風然為器未識未能充其志也荀或賞詡度乎真無遺策經達權變其良乎之亞歟

裴松之曰以于時王道既微橫流已極不有撥亂之資仗順之略則漢室之亡忽諸翼贊時英二匡屯運非斯人而誰與蒼生蒙舟航之接劉宗延二紀之祚豈非荀生之本國仁恕之遠致及伯業既隆剪漢逆屠然後亡身殉節以伸素情全大正于當年布誠心于百代可謂任重道遠志行義立謂之未克其誼歟又曰以列傳之體事類相從詡不編程郭之篇而與二荀並列失其類也矣

東萊先生三國志詳節卷之四

袁渙

袁渙字曜卿陳郡人劉備舉渙茂才後避地江淮為袁術所命呂布擊術渙為布拘布初與劉備和親後  
離隙布欲使渙作書詈辱備渙不許布大怒以兵脅渙曰為之則生不為則死渙顏色不變笑曰唯德可  
以辱人不聞以罵且渙他日之事劉將軍猶今日之事將軍也一旦去此復為將軍可乎布慙而止  
布誅馮歸太祖渙曰兵凶器也鼓以道德征以仁義無撫其民而除其害故可與之元可與之生自大亂  
以來民之欲安而暴亂未息蓋者政失其道歟明君善於救世故世亂則陳之以義時偏則鎮之以權  
兼愛天下而反之以正雖以武平亂而濟之以德誠百王不易之道也公明哲超世古之所以得其民者  
公既勤之今之所以失其民者公既成之民未知義唯公訓之太祖納焉拜為沛南部都尉時新募民  
關屯田民不樂多逃亡渙曰民安土重遷不可卒變易以順行難以逆動宜順其意樂之者乃取不欲  
者勿強太祖從之百姓大悅遷梁相渙每勸諸縣存饒養高年表孝子貞婦常曰世治則禮詳世  
亂則禮簡全在斟酌之間身今雖攝讓難以禮化在吾所以為之高政崇教訓恕惠而後行外溫柔而  
內能斷以病去官百姓思之召為諫議大夫前後得賜皆散之家無所儲時服其清魏國初建行  
御史大夫事渙言於太祖曰今大難已除文武並用久長之道可太收篇籍明先聖之教以易民視聽使  
海內晏然向風居官數年卒帝聞首渙拒呂布之事問渙弟敬渙勇怯如何敬曰渙貌似和柔然臨大節  
處危難雖責責不遇也渙字儼清粹閑雅素有父風歷位尚書

張範

張範字公儀河內人性恬靜樂道忽於榮利弟承字公先以方正拜諫郎董卓之亂承被合眾誅卓未嘗

昭曰今眾寡不敵起一朝之謀戰阡陌之民士不素撫兵不鍊習難以成功不若擇所歸附待時而動承然之乃與範避地揚州袁術備禮招請範不往遷承與相見術問孤以地廣民眾欲徵福齊桓擬迹高祖何如承曰在德不在強夫能用德以同天下之欲雖由匹夫之資而興霸王之功不足為難若苟備擬干時而動眾之所棄誰能與術不悅 範子陵及承子載為山東賊所得範詣賊請子載以陵還範謝曰人情雖愛其子然吾憐載之小請以陵易之賊羞其言悉以還範 太祖自荊州還範得參丞相軍事甚見敬重太祖征伐常令範及郗原與世子居守太祖謂文帝舉動必諮此二人

涼茂

涼茂字伯方昌邑人議論常據經典以處是非太祖辟為司空掾時泰山多賊以茂為奉山太守旬月之間闕穰負而至者千餘家 轉樂浪太守公孫度在遼東留茂不遣之官謂茂及諸將曰聞曹公遠征無守備吾欲以步卒二萬騎萬匹直指誰能禦之諸將皆曰然茂曰曹公率義兵為天下誅殘賊以海內初定故未責將軍之罪而將軍乃欲稱兵西向則存亡之效不啻若朝而決度曰涼君言是也 後為魏郡太守甘陵相所在有功文帝在東宮茂後為太子太傅甚見敬禮

國淵

國淵字子尼樂安人太祖辟為司空掾屬每公朝論議常直言正色太祖欲置屯田使淵典其事淵相土虛氏計民置吏明課功之法五年中倉廩豐實百姓樂業 太祖征關中以淵統留事由銀反河間銀等破鮮于氏法淵以非首惡請不行刑破賊文字舊以一為十及淵上首級如實數太祖問其故淵曰斬獲之數者欲大武功河間在封域之內雖克捷有功淵竊恥之 遷魏郡太守時有投書誹謗者太祖疾之欲知其主其書多引二京賦淵勅功曹曰二京賦博物之書世少有其師又安喻旨得能讀書往學業因請

作義比方其著與投書人同手收其案具得情理 遷太僕居列卿位布衣蔬食祿賜散之故舊宗族以  
恭儉自守

田疇

田疇字子泰石北平人好讀書善算劬董卓遷帝于長安幽州牧劉虞白賊臣作亂令徵奉使展功臣即  
安得不奔命之士乎疇年二十二虞備禮請相見遂為從事祖而遷之疇至長安致命詔拜騎都尉疇以  
天子蒙塵不可以何榮寵時朝廷高其義得報馳還未至虞為公孫瓚所害疇至謁祭虞墓陳發誓表哭  
泣而去瓚聞大怒求獲疇拘之軍下或說瓚曰疇義士君囚之恐失腹心瓚乃縱還疇疇得北歸舉樂宗  
族他附從者數百人掃地盟曰君仇不報不可以立于世遂入徐無山中營深險平厥地而居躬耕以養  
父母百姓歸之數年闔至五千餘家疇乃為約束相規傷犯盜諍訟之法又制為婚姻嫁娶之禮興舉學  
校講授之業班行其累眾皆使之道不拾遺北邊服其威信烏丸鮮卑各遣譯使致貢袁紹敗遣使招命  
疇皆拒之紹死子尚又辟疇終不行 太祖北征烏丸先遣使辟疇疇怒治屬人曰昔袁公篡君私命五  
至君我不與今曹公使一來而君若恐弗及何也疇笑曰此非君所識也遂隨使者到軍引見語談高田子  
泰非吾所宜吏者即舉茂才拜為脩令不之官隨軍次無終濱海灣下虜亦遠守踰要軍不得進太祖問  
疇曰此道秋夏有水淺不通車馬深不載舟船備北平郡治在平國道出盧龍達于柳城自建武以來  
隔壤斷絕尚有微徑可從若嘿回軍從盧龍口越白檀之險出空虛之險路近而便掩其不備蹋頓之首  
可不戰而禽也太祖乃引軍退令疇將眾出盧龍去柳城二百餘里單于身自臨陣太祖與戰遂大斬獲  
追至柳城軍還入塞論功行封疇解不受有司勅疇捐介遠道竟官加刑太祖下世子謀世子以疇同子  
子文辭林申胥迷賞宜勿奪以優其節前或種錄亦為可聽疇素與夏后協善太祖語攝曰往以情喻之

博說時如太祖所戒答曰時昔員意蓋置之人蒙恩全活為幸多矣豈可責盧龍之塞以易費祿式縱國私賜時獨不愧於心乎太祖知不可屈乃拜議郎文帝踐祚高時德義賜時從孫績爵關內侯以承其嗣

王脩

王脩字叔治北海人也歲喪父母以社日亡來歲社脩感念母哀甚鄰里為之罷社年二十遊學南陽初平中孔舉召為主簿守高靈令高靈孫氏素暴使客數犯法賊入孫氏更不能執修將吏民圍之孫氏懼乃出賊由是豪強懼服舉者慮不傳全蓋乃熱應乃德用升國于王定脩聞融有難往奔融賊初發融謂左右曰能自難來唯王脩自言終而脩至為奏譚別駕譚尚有隙相攻脩曰兄弟者左右手也譬人將闕斷其右手而曰我必勝可乎夫棄天下而不親兄弟其誰親之譚不聽與尚相攻譚殺太祖又叛太祖脩聞譚死下馬號哭遂詣太祖乞收葬譚尸太祖以其義聽之以脩為督軍糧譚之破諸城皆服唯管統以樂安不從命太祖命脩取統首脩以統亡國之忠臣解其縛使詣太祖太祖赦之袁氏政寬下多畜聚太祖破鄴籍沒審配等家財萬數及破南皮聞隋家殺不滿十斛有書數百卷太祖嘆曰士不妄有石乃時為司空掾行司金中郎將

魏略曰脩為司空奏記曰枳棘之林無梁柱之質清流之水無洪波之勢在職七年忠謹不昭於時功業不見於事欣有所受術熱不報去私與書曰軍師之職關於司金至于建功事軍師恐傍人淺見以燕測海畫蛇添足張甲李乙有此惡聲員定淫蓋亂自亦展鍾期不失聽也

遼魏郡太守為治抑強扶弱明信賞罰百姓稱之魏國既建太祖議肉刑脩以為時未可行徒為奉常其後嚴才反攻掖門脩聞廢將官屬步至宮門太祖在銅爵臺望見之曰彼來者必王叔治也鍾繇謂脩

曰京城有變九卿各居其所備曰食其祿焉避其難履府雖傷非赴難之義項之病卒初修識高季子冠  
異王墓于童幼終皆遠至世稱其知人

郝原

郝原字根矩北海人少與管甯俱以操尚稱州府辟命皆不就孔融為北海相舉原有道原至遼東與同  
郡劉政俱有勇氣雄略遼東太守公孫度欲殺政收捕其家政得脫原曰君之畏政者以有智也今政已  
脫尚奚拘政之家度出之原資送政家得歸故郡原在遼東一年往歸原居者數百家游學之士教授之  
靡不絕 後歸太祖補丞相徵事崔瑗曰臣竊以郝原張範皆秉德純懿志行忠方所謂龍鳳鳳凰之

重寶為五官將長史閉門自守非公事不出原家首早郝有書舍原過修而泣曰孤者易傷貧者易悲  
諸君若益難曰若知里新君學覺古今博聞強識深遠學者在童叟之中有異及長金玉其行遠游學  
東家丘也原曰宋生之言苦約良誠然人各有志所現不同有登山而採玉者有入海而求珠者豈可謂  
登山者不知海之深入海者不知山之高君謂僕以郝為東家丘君以僕為西家愚夫亦欲辭郝原軍  
作勇遂至陳留則師韓子相稱川則宗陳仲子女南則交其博源其由而成則社乃原之子是里中乃欲其  
以榮樹枝此錢既不見原而為錢者愈多人謂之有神樹原亦博源其由而成則社乃原之子是里中乃欲其  
以高社清反國上講述禮樂吟咏詩書門徒數百時稱元以博學洽聞社乃原之子是里中乃欲其  
天下向慕實家如雲而原獨守道持常太祖徵使人問之原曰吾聞國危不事家宰君老不奉世子此與  
制也乃轉 五官長史

管甯 張炳胡昭

管甯字幼安未虛人長八尺美鬚眉與華歆郝原相友俱游學於異國天下大亂關公孫度令行於海外  
遼東原及王烈至遼東度虛館以假之甯往見度語唯經典不及時事遂乃因山為廬壘瓦為室越海遊  
是度安其甯氏化其德神有牛舉甯田者甯為牛者注處黃刀中華歆原獨行君子 文帝即位徵  
飲食退于牛主牛主大驚若遇暴風是也左右無歸給之有時夜風驟冥人盡感空 明帝即位詔曰  
甯遠將家屬浮海還原見天光輝耀之得為無居人又無大盛行人以為神光之祐

三國志



管寅黃初以來詔命屢下每輒辭疾豈朝廷之政與生殊趨將安樂山林往而不能反乎詔青州刺史以禮發遣寅詣行在上疏曰臣德非園綺而蒙安車之榮功無管融而蒙重封之寵深愧於下荷棟梁之任懼有朱博鼓妖之者謹拜章陳情乞蒙哀省 陶丘一孟觀孫邑王基薦寅曰寅含養素賢水深淵清匪景賦光嘉通養浩登聲玉色久而彌彰歷觀前世王常所命申公枚乘周黨與英之傳未有屬俗獨行若寅者於是持其安車蒲輪束帛加璧聘馬會寅卒年八十四

傅子曰孟所居親姻知舊鄰里有窮困者家儲雖不盈擔石必分贖救之與人子言教以孝與人弟言訓以悌言及人臣誨以忠觀甚恭言甚順觀其行邈然若不可及即之煦煦然甚柔而溫因其事而謀之於善漸之者無不化焉

張籍字子明胡昭字曰孔明養志不仕籍少游太學學兼內外表紹前後降命不應表除樂平令不就戴篤無門陰籍曰戴篤陽鳥也巢門陰此凶祥也乃據琴歌咏旬日而卒時年一百五歲胡昭居陸渾山躬耕樂道以經籍自娛閭里敬而愛之孫狼等叛亂到陸渾南乃相約誓言胡居士賢者也不得犯其部落一州賴昭威無悖揚正始中趙儼等逆拜昭曰天真高潔走而彌篤矣虛靜素有夷皓之節且蒙徵命以勵風俗公車特徵會卒年八十九

評曰袁渙原張乾躬履清蹈進退以道是貞高兩龔之匹涼茂國淵亦其次也張承若行張軌可謂能弟矣田疇抗節王脩忠貞足以矯俗管淵雅高尚確然不拔張臻胡昭關門守靜不營當世故并錄焉

崔瑗

崔瑗字季珪武城人少樸訥好擊劍年二十九乃就鄭玄受學未期黃巾賊起乃歸以聚書自娛袁紹辟

乃尚武之時士卒橫暴掘發丘隴玳曰今道路暴骨民未見德宜勅郡縣掩骼埋胔示惜恤之愛詔以為  
騎都尉後詔治兵黎陽玳諫曰天子在許民望助順不如守境遂職以安區宇詔不聽遂敗於官渡太  
祖破袁氏領冀州收辟玳為別駕從事謂玳曰昨按戶籍可得三十萬眾故為大州玳曰今九州幅裂未  
聞王師仁聲先路存問風俗而投計甲兵豈鄆州士女所望於明公哉太祖改容謝之 太祖征并州留  
玳傳文帝於鄴世子仍出田獵玳諫曰今邦國疹瘳公親御戎馬世子宜以身為寶而環襲虞旅之威志  
維免之小娛誠有識惻心也太祖授以東曹掾敕曰君有伯夷之節史魚之直貪夫慕名而消壯士高舉  
而厲故後東曹往踐殿職 魏國初建拜尚書時未立太子臨淄侯植有才而愛太祖疑慮訪於外唯  
琰露板答曰春秋之義立子以長植玳之兄女婿也太祖責其公亮遷帝尉琰登後高暢屬目琰謂植長  
四尺甚有威重朝士瞻望太祖敬憚魏氏初載委授晉總齊清議十有餘年琰嘗處榻訓清真守道太  
祖辟之後太祖為魏王訓發表述褒盛德時人笑訓希世浮偽謂琰為笑所舉琰從訓取表尊視之與訓  
書有白琰此書傲世怨譎者太祖怒賜玳死 始玳與司馬郎曹芳宣王方壯玳謂郎曰子之弟聰哲明  
允剛斷英特非子所及玳從弟林少無名望姻族輕之琰常曰大名晚成終必遠至琰禮虛巖始入軍府  
玳曰孫謙亮允烈剛簡能斷廉清警明理百鍊不消皆公才也後林禮職咸至鼎輔玳友人公孫方宋階  
早卒玳撫其道孤思若己子其鑿識篤義類此 初太祖性忌有所不堪者孔融許攸婁圭皆以恃權不  
度見誅而琰最為世所痛惜至今寬之

毛玳

毛玳字季先陳留人少為縣吏以公清稱太祖辟為從事語太祖曰今國主遷移袁紹劉表雖去民眾強  
未有樹基建本也夫兵戎者勝守位以財宜奉天子以令不臣備耕植蓄軍資則霸業可成太祖

納其言玠嘗為東曹掾與崔瑗選舉所舉皆清正之士雖時有盛名而行不由本者終莫得進務以儉率人由是天下之士莫不以廉節自勵雖貴寵之臣輿服不敢過度太祖歎曰用人如此使天下人自治吾復何為為五官將親自詣玠屬所親眷玠各曰老臣守職幸得免矣人非遭次不敢奉命大軍回鄴議所并省玠請謁不行時人憚之咸欲省東曹太祖知其情令曰日出於東月盛於東何以省東曹邊省西曹太祖平柳城頒所獲器物持以素屏風素馮几賜玠曰君有古人之風故賜君古人之服玠居顯位常布衣蔬食撫有孤兄子甚篤嘗賜以賑施貧族魏國初建為尚書僕射復與選舉玠雅亮公正官清格為進德行抑阿黨貴者無橫欲之累歷者絕奸貨之求吏潔于下俗移于上時太子未定而臨淄侯植有寵玠諫曰袁紹以嫡庶不分覆宗滅國玠起更衣太祖目指曰此古所謂國之司直我之周昌也 崔瑗既死玠內不悅後有白玠譏誇太祖怒取付掖使鞫詰之對曰前生緣兀困於石顯賈子故外護在絳灌白起賜鮒於杜郵吳錡致誅於東市伍員絕命於吳都斯數子者或妬其前或害其後臣職在機近屬臣以私無嫌不絕諸臣以寬無細不理昔王叔陳生寧正王廷宣子平理命舉其妻是非有宜固直有所乞蒙宣子之解而求王叔之對若臣以曲聞即刑之日方之受駟之贈賜之來比之重宴之惠時桓榮和洽蘇珩連克豐年於家

徐奕

徐奕字季才東莞人大祖辟為掾屬從征馬超起破軍還時關中新服未甚安留奕為丞相長史鎮撫西京西京稱其威信 後為東曹屬丁儀等害之而奕終不為動 太祖征孫權使為留府長史謂曰君之中亮古人不遇然太嚴昔西門豹佩韋以自緩夫能以柔弱制剛強者望之於君也魏國既建復與選舉

第 烈 批

太祖征漢中魏諷等謀反太祖歎曰諷敢生亂心以吾爪牙之臣無邊奸防謀者豈得如諷萬萬乎桓階曰徐奔其人也太祖以奔為中尉令曰楚有子王文公側席汲黯在朝淮南折謀在職數月卒

何夔

何夔字叔龍陳郡人長八尺三寸容貌矜嚴避亂淮南袁術辟之不應太祖辟為司馬掾屬時有傳袁術軍亂者太祖問夔夔對曰術無信順之實而望天人之助不可以得也於天下其亂必矣太祖曰為國失賢則忘君不為術所用亂不亦宜乎太祖性嚴掾屬公事往往加杖夔嘗書奏亮亮無辱 遭長廣太守縣人管承徒眾三千餘家為寇害議者欲舉兵攻之夔曰承等非生而竊亂習於亂不能自退徐喻以恩德可不煩兵而定乃遣承黃珍往陳成敗承等請服牟城賊從錢眾亦數千夔率郡兵討定之東牟人王營三千餘家為亂夔遣吏王欽等授以計略使離散之 太祖始制新科下州郡又收租稅綿綿夔以郡初立師旅之後不可卒絕以法上言曰先王辨九服之賦以殊遠近制三典之刑以平治亂愚以此郡宜依遠域新邦之典民間小事使長吏臨時隨宜上不肯正法下以順百姓心比及三年民安其業然後齊之以刑太祖採其言 海賊郭祖寇襄樂安濟南界太祖以夔前在長廣有威信拜樂安太守到官數月諸城悉平 人為丞相東曹掾上言曰自軍興以來制度草創用人各引其類時忘道德自今所用必先核之鄉閭使長幼順敘無所踰越顯忠直之賞明公寔之報又可備保舉故不以寬之令主以觀朝臣之節下以塞爭競之言太祖稱善 文帝為太子以涼茂為太傅夔為少傅茂卒以夔代茂每月朔太傅入見太子正法服而禮高文帝踐阼封成陽亭侯疾病乞遜位詔曰禮賢親舊帝王常務也以觀則君有輔弼之勳以賢則君有醕固之茂君其即安亮益靖侯

刑顯

邢顯字子昂河間人舉孝廉司徒辟皆不就從田疇遊積五年太祖定冀州田曰邢顯民之先覺也太祖  
辟為冀州從事時人稱曰德行堂堂邢子昂除行唐令勸民農存風化大行遷左馮翊因病蒼苔時太  
祖諸子高選官屬為平原侯植家丞顯防閑以禮無所屈撓庶子劉植諫植曰顯北土之產少氣高節空  
靜淡泊言少理多真雅士也植誠不足同貫斯人而植禮遇殊特顯反疏簡私懼龍者謂君侯先庶子之  
春華志家丞之秋竟轉東曹掾初太子未定而植有龍丁儀等贊翼其美太祖問顯曰以庶代宗  
先世之戒太祖識其意遣太子太傅文帝踐阼為尚書僕射

鮑勳

鮑勳字叔業泰山人太祖辟丞相掾勳清白有高節為太子中庶子出為魏郡都尉太子郭夫人婦為曲  
周縣吏斷盜官布法應棄帝太子數手書為之請罪勳具列上勳前在東宮守正不撓太子不悅及重此  
事志望溢甚會郡界休兵有失期者密勅中尉奏免勳官久之拜侍御史文帝受禪勳陳令之所急唯  
在軍農實惠百姓文帝將出游獵勳上疏曰五帝三王明本立教以孝治天下陛下何在諫闈之中修  
馳聘之事帝毀表行獵問侍臣曰獵之為樂何如八音劉暉曰獵勝於樂勳抗辭曰樂上通神明下和人  
理况獵暴華蓋於眾傷生育之至理因奏眩佞諛不忠帝怒出勳為右中郎將黃初中陳群司馬宣王並  
舉勳為宮正即御史中丞也帝不得已用之百寮嚴憚罔不肅然帝欲征吳勳面諫曰王師屢征而未  
克者以吳蜀唇齒相依憑阻山水有難拔之勢也今又勞兵襲遠中國虛耗今點膚玩威帝益怒之左遷  
治書執法大軍還洛陽劉曜空囊勳收付廷尉鍾繇華歆陳群子毗衛臻面奏並奏求請勳罪帝不許遂  
誅勳勳內行既脩廉而能施死之日家無餘財

司馬芝

子岐

司馬芝字子華河內人避亂荊州於魯陽山遇賊同行者皆棄老弱芝獨守老母賊以及臨芝叩頭

曰母老唯在諸君賊曰此孝子也殺之不義遂寬宥以鹿車推載母居南方十餘年躬耕守節 太祖平

荊州以芝為管長郡主簿劉劭舊族豪俠實客千餘家出為盜賊入亂史治芝差節客王商為兵節賊同

芝乃馳檄濟南具陳節罪太守郝光即以節代同行 遷廣平令征虜將軍劉劭資龍驤豪芝投厭將

賓客子弟在界數犯法動與芝書而多屬託芝不報其書一皆如法後動以不軌誅交關者皆獲罪而芝

以見稱 遷大理正有盜官練置都厠上者吏疑女工取以付獄芝曰刑罪之失失在苛暴今贓物未得

而後訊其辭若不勝掠或至誣服誣服之情不可以折獄且簡而易從大人之化不失有罪厲世之治今

宥所疑以隆易從之義可乎太祖從其議 歷甘陵陽沛太守所在有績 入為河南尹抑強扶弱私請

不行曾內官欲以事託芝不敢發言因芝妻伯父董昭昭猶憚芝不為通芝為教與解下曰君能設教不

能使吏必不犯也吏能犯教不能使君必不聞也設教而犯君之劣也犯教而聞吏之禍也君劣於上吏

禍於下政事所以不理也於是下吏莫不自勵 明帝即位賜爵關內侯特進曹洪乳母當與醴汾公主

侍者共事無漸臣松之按無淵山擊獄卡太后遣黃門詣府傳令芝不通輒執洛陽獄致竟上疏曰前

制書禁絕淫祀以正風俗今當等所犯妖刑須行誅罰帝手略曰省表明鄉至心欲奉詔書以權行事也

芝居宮十一年數議科條所不便者在公卿間直道而行 為大司農先是諸典農各部吏民木作治

生以要利人芝奏曰王者之治崇本抑末今商旅所求雖有加倍之顯利然於一統之計亦有不背之損

不如墾田益一畝之收也夫農之事由自正月耕種去耨條桑耕種麥種桑種十月乃畢治廉樂備

運輸租賦除道埋梁墜室屋無日不為農事也臣以為不宜復以商之雜亂專以農桑為務明帝

從之 芝性直不矜廉陽沮兵客談論有不可意便面折其短家無餘財自魏迄今為河南尹者莫及之

十七史詳節

卷四

三國志

六十一

子岐遠陳留相梁郡有繫囚多所連及數歲不決詔徒獄於岐縣屬諸豫治牢且岐曰豈當久處囹圄及囚至詔之皆莫敢匿一朝決竟起為廷尉時大將軍爽專權柳廳為之輔翼主奏以言忤旨致繫廷尉廳訊獄致奏重刑岐曰樞機大臣王室之位既不能輔化成德而乃枉論無辜聽怒而退岐恐獲罪以疾去官

評曰徐奕何等顯貴尚峻厲為世名人毛珩清公素履司馬芝忠亮不傾底乎不吐剛如李衡瑛高格最優絕勳兼正無虧而豈不克其身惜哉大雅貴既明且哲處書尚直而能溫自非無才曷克備諸

東萊先生三國志詳節卷之四終

東萊先生三國志詳節卷之五

鍾繇

鍾繇字元常潁川人嘗與族父瑜至洛陽道遇相者曰此童有貴相然當厄於水行未十里度橋馬驚墜水幾死瑜以相者言中益貴善而供給資費使得專學舉孝廉辟三府為廷尉正時漢帝在西京李傕郭汜亂安中興關東斷絕太祖領兗州收始遣使上書繇說催汜曹兗州乃心王室不可拒絕催汜等用繇言太祖使命遂得通太祖數聽荀彧稱繇又聞其說催汜益虛心後催汜天子錄與韓斌同策謀天子得出長安封東武亭侯時關中諸將馬騰韓遂各擁兵相爭太祖方有事山東以關右為憂乃表繇司隸校尉持節督關中諸軍委之以後事繇至長安移書騰遂為陳福福騰遂各遣子八侍太祖在官渡與袁紹相持繇送馬二千餘匹給軍太祖與繇書曰得所送馬甚應其急關右平定朝廷無西顧之憂天下之熱也昔蕭何鎮關中足食成軍亦適當耳後單于作亂平陽錄帥諸軍圍之而袁尚遣郭援到河東眾甚咸請將討公釋之去繇曰袁氏方難援之來關中陰與之通若棄而去此為未戰先自敗也

且援剛懷好戰必易吾軍若渡汾為營及其未濟擊之可大克也後至果輕渡汾濟未半擊破之斬獲降軍于後衛因與張晟張瑛及高幹等為寇錄又率諸將討破之自天子西遷洛陽人民單書錄徒關中民入招納亡叛以克之數年間民戶稍實太祖征關中得以為資表錄為前軍師魏國初建邈相國大帝在東宮賜錄五蒸金銘曰於赫有魏作漢藩輔朕相惟鍾寔幹心濟靖恭夙夜匪違安處百寮師櫛楛度矩太子與錄書曰昔有漢二鼎國之九寶或以一體使調二味中若為之氣雖以功德勳錄鍾具令故事實忠大德文帝踐祚遷太尉特華散王朗並先世名臣文帝罷朝謂左右曰此三公者乃一代之偉人後世殆難繼矣明帝即位遷太傅錄有朕疾拜起不使時華散亦以高年疾病相見皆使載輿車虎賁并上殿就坐是後三公有疾遂為故事初太祖下令使平議死刑可宮割者錄以為古之內刑更營冬宜復施行議者以為非悅民之道遂寢太和錄上疏欲復內刑王朗等百餘人議皆不合帝以吳蜀未平且寢寢議成俟于統

袁宏曰周禮使墨者守門劓者守闕宮者守內則者守園此內刑之制也荀卿亦云殺人者死傷人者刑百王之所同也夫殺人者死而相殺者不已是大辟可以懲未殺不能使天下無殺也傷人者刑而害物者不怠是劓剕可以懼未刑不能使天下無刑也將欲止之莫若先以德化明其善要所以潛勸其情懲之於未殺也示之耻辱所以內愧其心治之於未傷也苟不能化其心而專任刑罰求世休和焉可得哉

鍾毓 鍾繇子

鍾毓字稚叔年十四為散騎侍郎機捷談笑有父風太和中蜀諸葛亮圍祁山明帝欲親西征毓上疏曰策貴廟算功尚帷幄不下殿堂之上而決勝千里之外車駕宜鎮守中土以為四方威勢之援 遷黃門



侍郎時大興洛陽宮室車駕使李許昌民罷勞役被誅以為水旱不時皆空虛凡此之類可謂當年又  
上言宜復闕內闕荒地使民肆力於農事遂施行 正始中曹爽威震朝野於守軍不得進處方  
欲增兵魏真書曰廟勝之策不臨矢石王者之兵有征無戰干戚可以服有若退舍足以納原寇不必縱  
吳漢於江關轉韓信於井陘也真無功而遷入為侍中廷尉聽君父已沒臣子得為理謗及士為侯其妻  
不復嫁誠所創也轉荊州都督也

### 華歆

華歆字子魚高唐人高唐為齊名郡衣冠無不游行市里歆為吏休沐出府則歸家園門議論持重終不  
毀傷人歆與平原管寧俱辟學三國相善時人號三同郡陶丘洪自以明見過歆時王芬謀廢靈帝芬呼  
歆洪定計洪欲行歆止之曰廢立大事伊霍所難芬性疎而不武此必無成芬果敗洪乃服天子使馬日  
磾安集關東日磾辟歆為掾詔拜歆豫章太守為政清靜不煩吏民感而愛之 孫策略地江東歆乃  
幅巾奉迎策待以上賓之禮後策死太祖在官渡表天子召歆賓客舊人送之者千餘人贈遺數百金皆  
無所拒密各題藏賂去謂諸將曰本無拒諸君之心而所愛遂多念單車遠行將以懷璧為累留所贈  
而服其德歆至拜尚書令 文帝踐祚改司徒歆素清貧祿賜以振施親戚故人亦無擔石之儲公卿常  
並賜沒八生口唯歆出而嫁之帝嘆息下詔曰司徒國之舊老所與和陽陰理庶事也特賜御衣及為其  
妻子男女皆作衣服 三府議舉李康本以德行不復限以試經歆以為喪亂以來六籍墜廢當務得以求  
王道帝從其言 黃初中詔公卿舉獨行孝子歆舉管寧帝以安車召之 明帝即位轉太尉太和中遣  
曹真從子午道從蜀車駕東幸許昌歆上疏曰臣願陛下先留心於治道以征伐為後事且千里運糧非  
用兵之利越險深入無獨克之功為國者以民為基民以衣食為本使中國無饑寒之患百姓無離土之

心則二賊之憂可坐而待也帝引真引軍還魏蓋欲任故性周密者以人臣陳事持以謀而道為實能有不介傳子曰彼固今之君子曰表於中積德行微善太尉持德居仁其皆可及也其仁不可及也事上以忠存下以仁養賢行交可以加諸

王朗

王朗字景興東海人以通經拜朗中 徐州刺史劉謙察朗茂才時漢帝在長安朗為涇治中說宜遣

使奉承王命諒乃遣趙昱奉章至長安天子嘉其意拜朗會稽太守孫策渡江略地朗功曹虞翻以為

力不能拒不知避之朗自以身為漢史宜保城邑遂募兵與策戰績朗乃詣策策以其懦推不害雖流

移窮困朗不謀夕而收恤親舊分多割少行義甚著 太祖表徵朗前空軍常 太祖表徵朗前空軍常

世保于布氏之望而為其相周旋江淮之傑 魏國初建遠少府奉常大理務在寬恕累疑從輕鍾繇明察

而為其將所規不知為天下大政非徒拘虛 魏國初建遠少府奉常大理務在寬恕累疑從輕鍾繇明察

當法俱以治獄見稱 文帝即王位上疏勸育民省刑曰復除足以懷遠人良宰足以宣德深治獄者得

其情則無冤死之囚丁壯者得盡地力則無饑饉之民窮老者得仰食倉廩則無饑餓之孀嫁娶以時則

男女無怨曠之恨胎養必全則孕者無自傷之哀新生必復則孩者無不有之累壯而後役則幼者無雜

家之患二毛不戍則老者無頽伏之患醫藥濟其疾寬錄以樂其業屬封以抑其驕惠仁以濟其弱賑貧

贖其乏十年之後既符者必盈卷二十年之後勝兵者必滿野矣 文帝踐祚進封樂平鄉侯時帝頗出

游獵或昏夜還宮朗上疏曰帝王之居外則歸周衛內則重禁門將行則鼓兵而後出懼稱警而後踐躡

極采而後登輿清道而後奉引遮列而後轉轂靜室而後急駕所以順至尊奉法敬也近日車駕出臨

捕虎還宮蹕之常法帝報曰覽表雖魏絳稱虞箴以諷晉悼相如陳猛默以戒漢武未足以喻 初建安

末孫權始遣使稱藩而與劉備交兵詔議當興師吳吳并力取蜀朗曰天子之軍重於華岱宜坐視天威

不動若山相峙而後動擇地而後行一舉可無餘事今權之師未動則助兵之軍無為先征且兩水方成

羊 三國志

非行軍動眾之時帝納其言孫權欲遣子入侍不至欲舉兵東征朗上疏曰吳漢之禍萌於子入魏漢之  
 叛亦不願子權有遣子之言而未至令六軍戒嚴所動者至天所致者至細時帝以成軍遂行權子不至  
 車駕臨江而還 明帝即位封蘭陵侯時營修靈廟上疏曰昔大禹將欲拯天下之大患乃先卑其宮  
 室儉其衣食用龍蓋有九州湯成五服句踐破廣其樂兒之疆職夫差於姑蘇故約其身以及家儉其家  
 以適國用能受括五湖席卷三江取威中國定霸華夏漢之文景欲恢弘祖業增崇洪緒故能刻意於百  
 金之費時儉於戈楮之服內減太官而不受貢獻外省錄賦而務農桑用能號稱升平幾致刑措孝武之  
 所以能奮其軍勢拓其外境誠因祖考蓄積素足故能運成大功霍去病中才之將猶以勾奴未滅不治  
 第宅明邱遠者略近事外者闕內也今當勸耕農習戎備則民充兵強而危戾不宥解然不作未之有也  
 轉為司徒時屢失皇子而後宮就館者少朗上疏曰昔周文十五而有武王遂享千子之祚以廣諸姬  
 之胤武王既老而生成王是以鮮於兄弟此二王各樹聖德無以相過此其子孫之祚則不相如蓋生育  
 有早晚所產有眾寡也誠願國家同祚於軒轅之五五而未及周文之二五用為伊邕帝報曰忠至者辭  
 為愛重者言深朕欽納至言懇懇良規朗著易春秋孝經周官傳義識論記成傳於世甚益成侯子南

王肅

肅字子雍年十八從宋志讀太玄而更為之解 太和中拜散騎常侍曹真征蜀肅上疏曰今曹真發已  
 踰月而行裁半谷乃兵家之所諱也言之前代則武王伐紂出關而復還論之近事則武文征權臨江而  
 不濟豈非所謂順天知時迫於權變者哉於進退罷 又上疏陳政本曰除無事之位損不急之祿止浮  
 食之費非從容之官使官必有職職任其事必受祿祿代其耕乃往古之常式當今之所宜也官寡而  
 祿厚則公家之費鮮進任之志勤矣 景初問官室或與民失業業肅上疏曰務蓄積而急疲民在於省

極役而勤稼穡令宮室未就功業未訖丁夫疲於力作農者離其勤畝種穀者寧食穀者農斯有國之大  
惠而非備豫之長策也又陳諸鳥獸無用之物而有芻穀人徒之費官可錮除帝嘗問曰漢桓帝時李  
雲上書言帝者諦也是帝欲不諦當何得不死對曰但為言失逆順之節原其本意乃皆欲盡心補國且  
帝者之威過於雷霆殺一匹夫無異螻蟻寬而宥之可以示容受切言廣德字於天下故臣以為殺之不  
必為是也帝又問司馬遷以受刑之故內懷隱切者史記非貶孝武令人切益對曰司馬遷記事不虛美不  
隱惡刻向揚雄服其善教事有良史之才謂之實錄漢武帝聞其述史記取孝景及其本紀覽之於是大  
怒削而投之今此兩紀有錄無書後遭李陵事遂下遷獄室此為隱切在孝武而不在於史遷也遷太常  
時曹爽專權任用何晏鄧粲等肅與蔣濟極論及時政肅正色曰此輩即弘恭石顯之屬復稱說邪美  
聞之戒何晏等曰當共慎之公卿已比諸君前世惡人矣後為光祿勳時有二魚長尺集于武庫之屋  
有司以為吉祥肅曰魚生於淵而危於屋介鱗之物失其所也邊將其有棄甲之變乎其後果有東關之  
敗嘉平六年是歲白魚經天司馬景王問肅其故答曰此垂尤之旗也東南其有亂乎君若猶已以安百  
姓則天下樂安者歸德唱亂者先亡明年母丘儉文欽反景王謂肅曰霍光威愛僭勝之言始重儒學之  
士良有以也儼諷景侯初肅善為賈馬之學而不好鄭氏米會同異為尚書詩論語三禮左氏解及撰  
定文朔所作為傳皆列於學官其所論駭朝廷典制郊祀宗廟喪紀輕重凡百餘篇時樂安孫叔然授學  
鄭玄之門人稱東州大儒肅集聖德論證以譏短玄叔然駭而釋之及作周易春秋例毛詩記春秋三傳

國語爾雅諸注又著書十餘篇

評曰鍾繇開達理幹華故清純德素王朗文博富瞻誠皆一時之俊偉也魏氏初祚肇登三司威矣夫  
王甫亮直多聞能析新裁劉定以為肅方於事上而好下倭已此一反也性嗜榮貴而不求苟合此

二反也吝惜財物而治身不穢此三反也

程昱

亦純

程昱字仲德東阿人長八尺三寸美鬚黃巾起孫丞王度反應之出城西止也昱率大姓薛房等共  
城守度攻城昱擊走之東阿由此得全 劉岱與袁紹公孫瓚和親紹令妻子居岱所後紹與瓚有隙瓚  
破紹軍遣使語岱令遣紹妻子岱議不決各昱問計昱曰若棄紹近援而求增遠助此假人於越以救溺  
子夫瓚非紹之敵今雖壞紹軍終為紹所禽岱從之 太祖臨兗州辟昱及征徐州使與荀彧留守鄆城  
依邊守城迎呂布郡縣響應唯鄆城東阿不動陳宮欲取東阿使況蕤取范或謂昱曰今兗州反唯有  
此三城君民之望也可歸而從之昱歸過范說其令新允曰布虎中少親區夫之雄宮等以勢假合不能相  
君也曹使君智略不世出殆天所授君必固范哉我守東阿則田單之功可立也允乃刺殺蕤昱東阿而  
其東阿令東祇（本屬之民）拒城堅守卒克三城以待太祖太祖還執昱手曰微子之力吾無所歸矣乃  
及昱為東平相也范 太祖與呂布戰於濮陽數不利袁紹使人說太祖連和欲使太祖還家居鄆太祖  
新失兗州軍食盡將奔之昱曰紹據燕趙有并天下之心而智不能濟也將軍以龍虎之威今兗州雖殘  
尚有二城能戰之士不下萬人收而用之霸王之業可成也太祖乃止 天子都許以昱都督兗州事劉  
備失徐州來歸昱說太祖殺備太祖不聽後又遣備至徐州要擊表術昱曰公備備以兵必有異心會術  
病死備至徐州遂舉兵背太祖 袁紹將南渡時昱有七百兵守鄆城太祖欲益兵二十昱不肯曰紹擁  
十萬眾自以所向無前今見昱兵少必輕易不來攻若益兵過則攻之紹聞昱兵少果不往太祖謂賈  
詡曰程昱之勝過於賈詡 昱收山澤亡命得精兵數千會太祖討袁譚袁高舉高破走封安國亭侯  
太祖征荊州劉備奔吳論以為孫權必殺備昱料之曰初舉荊州威震江表孫權雖有謀而不能獨當也

劉備有英名關羽張飛皆萬人敵權必資之以禦我雖解勢分備資以成又不可得而殺也權果多與備兵以禦太祖是後中夏漸平太祖拊背曰兗州之敗不用君言吾何以至此是曰知足不辱可以逆矣乃自表歸兵關門不出是性剛戾與人多過人有告呈謀反太祖賜待益厚恩益備德初太祖之食呈日雖顯雜以人脯由是失朝望故位不至公

孫考字季明嘉平中為黃門侍郎時校事放橫晚上謁曰樂書欲誅管俟其子不聽死人橫於街路丙吉不問上不責非職之功下不務分外之實理覽典志近觀秦漢雖官名改易職司不同至於崇上折下顯明分別其致一也昔武帝大業卑制東官未備故置校事氣檢御有方不至縱恣也其後漸蒙見任遂令上察官廟下攝眾司官無局業職無分限法連於筆端不依科詔懸成於門下不顧獲戾其違官屬以謹慎為粗疎以認詞為賢能其治事以刻暴為公服以循理為法弱於則託天成以為聲勢內則聚聲恣以為腹心大臣趾與分勢含怒而不言小人畏其鋒芒磨結而無告令外有公卿將校總統諸署內有侍中尚書總理萬機訂諫校尉督察京師之中丞實攝官廳皆高選賢才以充其職中明科詔以督其違若此諸賢各思忠志校事區區亦復無益曹恭公逢君子近小人國風託以為刺衛獻公舍大臣與小臣謀定姜謂之有罪於是罷校事遷汝南太守亮

郭嘉

郭嘉字奉孝潁川人少有遠量交結義雋初見袁紹謂紹謀臣郭書曰智者當於量主故百舉百全而功名可立袁公徒欲效周公之下士而未知用人之機多端寡欲好謀無決欲與共定霸業難矣遂去之時潁川獻志才華蓋士也早奉太祖與荀彧書曰自志才亡汝讓國多奇士誰可繼之或薦嘉為兗州天

下事太祖曰使朕成大業者必此人嘉亦喜曰真吾主也表為司馬祭酒

太祖謂曰本知潁川之衆皆從之地與兵結為謀計之力

不敵何對曰到項之不敵公所知也知有十敗公有十勝通勝一也表勝二也治勝三也度勝  
 四也謀勝五也從勝六也仁勝七也明勝八也文勝九也武勝十也太祖曰取何德以勝之  
 三戰破之布退固守時士卒疲倦太祖破還嘉說太祖急度遂奮有破才而善將軍心欲與關羽萬人  
 之敵為之死用備將不為人下宜早為之所太  
 祖使備要解衣制備舉兵太祖恨不用嘉言孫策轉關十里盡有江東關太祖與袁紹相持於官渡將  
 渡江冀許嘉曰策新升江東所用皆其素確能得人死力無輕而無備雖有百萬之眾無異於獨打中  
 原若刺客伏起一人之敵耳必死於匹夫之手策臨江未濟果為許其言太祖破連社對備最方備亦  
 徒未必不備新起舉心未附危擊之必破此存  
 七之戰不可失也遂征備備敗奔紹結果不出 從破袁紹紹死從討操高於蔡陽連戰數克諸將欲乘  
 勝攻之嘉曰表紹愛此二子莫適立也有郭圖連紀之謀臣必交關其間還相離也急之則相持緩之而  
 後爭心生不如以待其變變成而後擊可一舉定也太祖曰善乃南征軍至西平譚尚果爭冀州據為高  
 所敗乞降太祖遂從定郭又從攻譚於南皮冀州平封清陽王後  
 謀之 太祖將征袁尚及三郡高允嘉曰公威震天下胡待其速必不設備卒然擊之可破滅也太祖遂行  
 嘉曰兵貴神速今我軍萬人輕兵以出掩其不意太祖乃密出虜塞直掩單于庭虜聞太祖至懼怖合  
 戰大破之新蹋頓及名王以下而熙走塞東 嘉深通有算略遂於事情太祖曰唯奉孝為能知孤意年  
 三十八薨太祖謂荀攸等曰諸君年皆孤輩也唯奉孝最少欲以復事屬之而夭折命也乃表曰郭嘉志  
 良淵淑體通性達自擬征伐十有一年臨敵制變臣策未決嘉輒成之  
 平定天下謀功為高追諡貞侯 後太祖征荊州還已丘過疾疫流船歿曰郭奉孝若在  
 仗孤至此 初陳羣非嘉不治行檢數廷訴嘉嘉有若太祖益重之然以羣能持正亦說焉

董紹

董紹字公仁濟陰人表紹以為於軍事紹欲請漢獻帝至河內為依傍所留時太祖領兗州遣使詣揚欲

今假道至長安楊不聽昭說楊曰素曹雖為一家勢不久奪曹今雖弱然天下之英雄也當待之楊於是通太任上手 太祖朝天子於洛陽引昭並坐問曰今孤來此當施何計昭曰將軍興義兵以誅暴亂入朝天子輔翼王室此五霸之功也惟有移駕東許耳 昭還河南尹時依楊為其將楊醜所殺楊長史薛洪河內太守總尚城守待結救太祖令昭單身入城告諭洪尚等即日舉眾降以昭為冀州牧 太祖令劉備拒來將昭曰濟勇而志大關羽依飛為之羽翼恐備之心未可得也備到下即殺車馬凡 太祖尚依為大將願太祖將征之惠軍糧雜致塞平魯州二渠入海道運昭所建也太祖表封千秋亭侯後昭建議宜脩古建封岳等太祖曰建設丘等奇聖人也非人臣所制吾何以崇之昭曰自古以來人臣匡世未有今日之功有今日之功未有久處人臣之勢者明公雖遠處德明法術而不定其基為萬世計猶未至也後太祖遂受魏公魏王之號帝昭所創 文帝踐祚徙侍中三年將軍馬林竊江自表願將銳卒虎步江南因欲取濟事必危援帝恐休便渡江驛馬詔止昭曰今者渡江人情所難就休有志勢不獨行賊霸等保守稼穡何肯來危窮者不道休意自沮無幾暴風吹賊船悉詣休等營下斬首獲生賊遂遠散大駕幸兗侯尚等攻江陵未拔時江水淺狹尚欲乘船將步騎入渚中安宅作浮橋南往來議者多以為城不可拔昭上疏曰今也渚中至深也浮橋而濟至危也一道而行至狹也三者兵家所忌加江水向長一旦暴風何以防禦帝悟即詔尚等從引去石建高堰僅得自免軍出旬日江水暴長帝曰君論此事何其審也正使朕凍當之何以復加 明帝即位昭上疏陳末流之弊曰有天下者莫不貴尚敦樸忠信之士深疾虛偽不直之人者以其毀放亂治散俗傷化也觀諷則伏誅建安之末曹氏則斬戮黃初之始當今年少不復以學問為本更以交游為業國士不以孝悌清脩為首乃以勢利為先令黨連虛以毀譽為詩踐用奢譽為爵賞附已者則歎之盛言不附者則為作假譽帝於是詔斥此請易詔劉聰等昭年八



十一卷議定侯

劉暉

劉暉字子揚淮南人父善生漢及暉漢九歲暉七歲而母臨終戒暉以侍人有蓄害之性汝能除之則吾無恨年十三殺侍者袒出拜墓善心異之許劭名知人稱暉有佐世之才揚士多輕俠禁鄭實之屬各德而曲實驍勇才力過人欲驅百姓越赴江東暉嗚此謀暉憂會太祖遣使詣州暉往見論事勢要將與歸駐止數日實果從數百人來暉將其眾坐中門外為設酒飯與實於內宴飲因取佩刀斬實首今故有動者與實同罪暉即來實為兩實營內呼其渠帥喻以禍福咸悉悅服推暉為主 太祖至壽春時歲江界有山賊陳夏眾數萬人臨險而守太祖問羣下可伐不成云山峻高而船各深隘守易攻難暉曰策因亂赴險非有爵命威信相服夫畏死趨害愚智所同明公先開實募大兵臨之今宜之日軍門啓而虜自潰矣太祖遂遣猛將在前大軍在後至則克策如暉所度太祖徵時及於清胡質等五人皆賢樂職固守行軍進退之宜外料敵之變化彼我虛實戰爭之術而暉則事申不言齊任問之答曰計明主非精神不倍及見太祖四人爭射而暉終不一言四人笑之復一見太祖無復問之乃說連言以動太祖保見而致以心腹之任每有疑事無見去問暉至一夜數十至 太祖征張魯至漢中山攻難登軍食頗乏太祖引歸暉乘象馳白

太祖致攻遂進兵魯奔走漢中迎平暉進曰明公以步卒立千將誅董卓北破袁紹南征劉表九州北郡十并其八威震天下勢增海外今舉漢中蜀人望風破膽失守可傳檄而定劉備人傑也有度而遲得蜀日淺蜀人未恃公因其傾而壓之無不免也若小緩之請甚亮明於治而為相關羽張飛勇冠三軍而為將蜀民既定據險守要則不可犯今不取必為後憂太祖不從居七日蜀降者說蜀中一日數十萬太祖明暉令而可擊不難日令已小定不可擊也

也蜀將孟達率眾降達有容止才觀文帝器愛之使為新城太守暉以達必不能感恩懷義新城與吳蜀接連若有變態為國生患文帝不易後達終於叛敗太祖時魏說有重名即相傾心交黃初元年詔問羣

臣令料劉備當為關羽出報吳不來議云羽死國破國內憂懼無緣復出驍騎曰蜀雖終弱而備之謀欲以威武自強且羽與備為君臣恩猶父子必為興軍報敵後備果出兵擊吳 孫權遣使慰問蜀臣皆賀 備曰吳絕在江漢之表無內臣之心久矣彼必外迫內困然後發此仗也

傳子曰驍云權善用兵見策知變今天下三分中國十有其八吳蜀各保一州阻山依水有急相救此小國之利今自相攻天亡之也宜大興師旅渡江襲之蜀攻其外我襲其內吳之亡不旬月矣帝不聽 孫權亦笑

權敗備吳禮敬廢帝欲與眾伐之驍以為彼新得志上下齊心而阻帶江湖必難倉卒未聽五年帝復陵命別陽州諸軍並進會羣臣權當自來不成曰陛下親征權必自來驍曰彼謂陛下欲以萬乘之重率已而起越江湖者在於別將必勒兵待事未有進退也大駕保積日權果不至帝乃旋師云御策之是也當念為善滅二賊不可但知其情而已 明帝即位進討東李侯還東太守公孫淵奪其父位擅自立遣使表狀驍以為公孫氏水則由海陸則阻山今若不討後必生患後淵果反 驍在朝略不交接或問其故答曰僕在漢為支葉於魏備腹心寡偏少徒於宜未失也蓋益景侯

傳子曰驍事明帝大見親重帝將伐蜀朝臣內外皆曰不可驍入與帝議曰可伐出與朝臣言曰不可伐楊督帝之親臣切諫帝曰卿書生高知兵事驍曰驍先帝謀臣常曰蜀不可伐帝曰驍與吾言鈞可伐詔召驍至帝問驍終不言後獨見驍責帝曰伐國大謀也夫說道也軍事未發不厭其定陸下顯露臣恐敵國聞之帝謝 驍出責督曰鈞者中大魚則縱而隨之須可制而後牽人主之感其徒大魚子誠直臣不可不精思也驍亦謝之驍能慮遠持兩端如此或恐驍於帝曰驍不盡忠善同起合陸下欲與驍言皆反意而問之若皆與所問及者是驍常與聖意合也復母問皆問者驍之情必無所復逃

帝如言以驗之果得其情從此疎焉群遂發狂以憂死諺曰巧詐不如拙誠信矣以睚之明智權許若居之以德義行之以忠信占之以上賢何以如諸

蔣濟

蔣濟字子通平阿人任州別駕孫權率衆圍合肥時大軍征荊州唯遺張喜將千餘解圍濟乃密白刺史偽得書云步騎四萬已到權信之遂燒圍走城用得全 太祖問濟曰昔孤與衆李初討官渡從黃白馬民民不得走賊亦不敢勢令欲從淮南民何如濟曰是時兵勢賊不徒必失之令威震天下百姓懷土實不樂從太祖不從而江淮間十餘萬衆皆驚走矣太祖見大笑曰本欲使避賊乃更驅盡之 辟為丞相主簿西曹屬令曰齊舉舉陶不仁者建城否得中望於賢屬矣 關羽國喪喪陽太祖以漢帝在許近賊欲從却濟曰劉備孫權外親內疎關羽得志權必不願可遣人勸孫權後許討江而封權則與國自解太祖如其言權即誅江陵羽遂見禽 文帝踐祚為東中郎將濟請留詔曰天下未寧漢臣以鎮邊境如其無事乃選賜玉濟上萬機論帝善之 入為散騎常侍時有詔詔侯尚曰卿腹心重將特當任使作成作福殺人活人尚以示濟濟既至帝問曰卿所聞見天下風教何如對曰未有他善但見亡國之語帝問其故濟具以荅因曰作成作福書之明誠於是帝遣追貶前詔 黃初中與曹仁征吳仁欲攻濡須洲中濟曰賊據西岸列船上流而兵入洲中是為內地欲仁不從果敗復以濟代領兵語曰卿兼資文武志節慨有超越江湖并吞吳會之志故授將率之任 車駕幸廣陵濟表水道難通又上三州論以諷帝帝不從於是戰船數千皆滯不得行議者欲就留兵屯田濟以為東近湖北臨淮若水成時賊易為寇不可安屯帝從之 明帝即位賜爵關內侯曹休帥軍向皖濟表以為深入虜地典糧積兵對而米熟等在上流來休復臣未見其利休軍已敗 時中書監令號為專任濟上疏曰大臣太重者國危左右太

親者身敵三官任一臣非周公旦之忠又非管夷吾之公則有弄機敗官之弊當今柱石之士雖少至於行將一州智交一官忠信竭命各奉其職可並驅策不使聖明之朝有專吏之名也詎曰骨鯁之臣人主之所仗也濟才兼文武服勤盡節每軍國大事輒有奏議忠誠奮發吾甚壯之連漢軍將軍景初中外勤征伐內務宮室忌曠者多年穀鐵敵濟上疏曰陛下有十二州民數不過漢時一大都二賊未滅宿兵邊陲農桑者少衣食者多今當息耗使民必須農隙均聽養給以待用昭王恆病以書札故能以弱燕服強齊巖越滅勁吳又歡娛之耽害於積典神大用則竭形太勞則弊顯大簡賢材足以充百斯男者其元散未盡且悉分出務在清靜詔曰微護軍吾弗聞斯言矣齊王即位遷太尉初高堂隆論郭祀事以魏為舜後推舜配天濟以為舜本姓鳩其齒固非曹之先時曹爽專政丁謚甄馳等輕改法度會有日蝕濟上疏曰大舜佐治戒在北周周公輔政慎於其朋齊侯問吳季嬰對以布忠魯君問吳城孫谷以護復應天塞變乃贊人事夫為國法度惟命世大才乃能張其綱維以垂于後宣中下之吏所宜改易哉宜使文武之臣各守其職率以清平和氣祥瑞可感而致隨司馬宣王屯洛水浮橋謀曹芳等封都鄉侯濟上疏曰封寵慶賞必加有功論謀則臣不先知語戰則非臣所幸臣恐冒賞之漸自此而興推讓之風由此而廢固辭不許亮張景侯

劉放 孫資

劉放字子棄涿郡人舉孝廉遭世大亂時涿陽王松據其土放往依之太祖克冀州放說松曰昔燕有書南面之尊仗歸漢將軍宜厚自結納會太祖以書招松松舉雍奴泉州安次以附之故為松答書其文甚麗太祖善之又聞其說松由是辟放放至太祖謂曰昔班超依實融而有河內之功今相似也乃以放參司空軍事魏國既建與孫資俱為祕書郎文帝即位放資轉左右丞遂掌機密明帝即位尤見寵

任太和末吳遣將周賀浮海詣遼東招誘公孫淵帝欲遣討之朝議多以爲不可惟賈洪行策東大破之  
放善爲書檄三祖詔命有所招喻多效所爲帝寢疾發以燕王宇爲大將軍及夏侯獻曹曹華奉朝典  
輔政宇固辭帝引見放資問曰曹與可代宇不故資因贊成之又深陳宜速召太尉司馬宣王以綱維皇  
室帝納其言奏與放資俱受詔命免欽奉朝官太尉亦至登琳受詔然後帝崩 齊王即位以放資決定  
大謀增邑戶放資遜政後資養孫貞侯 放才計優於資而自情不知也放資既善承順主上奉書願言  
得夫抑平叱而助王思以是獲識於世然時因厯臣諫諍放資其意深憤然不專導諫言亦資字  
峻嚴長攝東太學博覽博記同知王允奇之太祖爲司空辟資不應命友人曹道謂曰足下地處野之  
推遠若命猶獻和莖於秦王之庭而塞連城之傾資遂往應之爲功曹司戎曰此州在亂賢智零落令乃積  
復見孫  
計若子

裴松之曰以爲孫劉于時號爲專任制衡機密被託付之間當善危所斷而色依違其對理當得然橋  
賢曹吳勸召宣王魏室之亡禍基於此負國之玷終莫能磨也

評曰程昱郭嘉董昭劉曄蒯滿才策謀畧世之奇士雖清治德業終於荀攸而籌畫所料是其倫也劉  
放文翰孫資勳謀蓋管喉舌權聞當時雅亮非體是故獲諛之聲每過其實矣

東萊先生三國志詳節卷之五

東萊先生三國志詳節卷之六

劉馥 子靖 弘州

劉馥字元預沛人建安初魏表檄將使率衆拒太祖太祖方有表紹之難謂馥可任以東南之事遂表馥  
揚州刺史馥單馬造合肥空城建立州治數年恩化大行百姓樂政流民越江山而歸者以萬數於是立  
學校廣屯田興治乃改及茹波七門吳塘諸場以溉稻田官有善又高爲城壘多積木石編作草屨數十

萬林善野者數十斛為戰守備。建安十三年卒。孫權衆攻圍合肥，城百餘日，時連雨，城破，賴以苦獲。蘇之獲，然脂息，城外視賊為備，賊破走。楊州士民追思之，以為雖董安于之守，晉陽不能過也。子靖，遠慮。江太守，詔曰：卿父昔為彼州令，卿復據此，郡可謂克負荷也。遠尚書出為河南尹，應璩書與靖曰：入作納言，出臨京，江藩落高峻，絕身箭之心，五種別出，遠水火之災，農器必具，無失時之關，蘇麥有苦備之用。對時，期無流連之吏，蘇暮孤獨，蘇康振之實加之，以明植幽微，重之以秉憲，不抗雖趙張三王之治，未足以方也。靖為政，初雖碎密，終於百姓便之，有觀遺風。後上疏陳條制之本，曰：學者治亂之軌，儀聖人之大教也。自黃初以來，崇立太學，二十餘年，而寡有成者，蓋由博士選輕，諸生避役，雖有其名，而無其人。雖設其教，而無其功。宜高選博士，取行為人表，經任人師者，寧教國子，依違苦法，使二十石以上子孫，年十五皆入大學，明制，甄涉榮辱之路。其經明行脩者，則進之以崇德，荒教廢業者，則退之以懲惡。此聖人之教，政治之本也。後，連鎮北將軍，靖以為經常之大法，其善於守，防使民，民有別，遂開拓，遠守也。遠，魯漢氏，利之，嘉平六年，薨。諡曰景侯。子熙，嗣。晉陽，秋，曰：劉弘字叔和，弟也。與晉世祖同年，居同里。以舉下，勳以公，善開形，雖務農，桑年有興，發手書，即國丁字，致。熙，故莫不成，說，熙，例，升，赴，成，日，得，到，公，一，紙，書，賢，於，十，都，從，事，也。

司馬朗

司馬朗字伯達，河內人。父防，字達，公性實直，公方剛，居喪，戚戚不食，諸子雖不命，曰：達尤，嚴人有道，其父字者，朗曰：僕人親者，不敬其親也，客辭之。十二試經，為重手，郎監試者，以其身體壯大，疑朗，年朗，朗曰：朗雖弱，約無仰高之風，損年以求早成，非志所為也。年二十二，太祖辟為司空掾，屬為掾，為堂，屬長，其治務寬惠，不行鞭杖，而民不犯，某先時，氏有徒，充都內者，後，將調官，作私徒，氏恐其不辨，乃相率，私還，助之，其見愛如此。八為丞相主簿，以為天下士，廟之，勢由春，滅，五等之制，而邦國無異，行，尊，嚴，之。

備令存孝奉命復令州郡並置兵外備四夷內威不軌又以為宣復并田往者以民各有累世之業雖中  
春之令未大亂之後土素無主皆為公田宜及此時復之議雖未施行然州郡領兵固本意也 遷克州  
刺史政化大行百姓稱之雖在軍旅屢衣息食倍以率雅好人倫乎觀等咸得名譽朝廷下之後觀數時  
人願為雜王擊者論云非聖人不能致太平朝以為伊顏之徒雖非聖人使得數世相承太平可致  
後征吳到石渠軍士大疫朗躬視致醫藥遂卒

張既

張既字德容馮翊人除新豐令治為三輔第一 從太祖破馬超於華陰而定關中以既為京兆尹招懷  
流民與復緣邑百姓懷之 魏國既建為尚書出為雍州刺史太祖謂曰遷君本州可謂衣繡而行矣  
時武成頗後張掖和常酒泉黃羊西平均演等並舉郡反更相攻擊使遠送母子指太祖為質求助太祖  
聞既既曰復外假國威內生微悖計定勢足復即反耳今方事苟宜兩存而關之輔下莖子之刺虎豎成  
其莖太祖曰善戲餘皆謀復王秘又殺常 文帝初置涼州盧水胡等反河西大護帝憂之曰非既莫能  
安涼州乃召鄒岐以既代之既至金城欲渡河請將以兵少道險未可深入既曰道雖險非井陘之阻矣  
狄高合無在車之計遂渡河賊拒軍於鶻陰口鶻之既揚聲軍從鶻陰乃潛由且次出至武成胡以為神  
引還顧美既已據武成請將曰士卒疲憊虜氣銳難與爭鋒既曰令軍無見糧當因敵為實若虜見兵  
合退依深山追之則道險窮賊兵遠則出候寇鈔如此兵不得解所謂一日縱敵患在數世也遂言軍頗  
美胡將數十因大風欲放火燒營將士皆恐既夜藏精卒三千為伏使千餘騎挑戰初使歸胡果奔  
之因發伏兵截其後首尾進擊大破之帝悅召曰卿瑜河危險以愛華遠以奪勝亦功過兩仲勳論言  
非但破胡乃永安河右使吾兵無西顧之念其封西鄉侯 酒泉麻奴反與羌率眾圍既水連擊既營使侯

傷辱破之衝及郡戴等降遂上疏請治左城築郭塞置烽火即明以備胡而先恐率衆一萬餘降後  
西平趙光復其郡守詣府欲擊之既曰光等遣反即人未必志同若使以軍臨之吏民先期謂國家不  
別是非使相持者此為虎傅翼也光欲以先期為援今先使亮胡鈔擊重其黨外逼其勢內離其交必  
不戰而定乃撤告諭請光為先所誣誤者原之能斬賊帥送首者加封賞於是光部黨漸遠光首其餘衆  
堵如故既臨三州十餘年政惠著聞所禮辟龐延楊牟胡遵龐濟朱恭周生烈等終皆有名位黃初四年  
養孫曰肅侯

賈逵

賈逵字梁道河東人自為兒童戲弄常設部伍祖父習墨曰後汝大必為將率口授兵法數萬言 後  
舉茂才除灑池令神凡太祖征馬超至弘農曰此西道之要以逵領弘農太守召見討事悅之謂左右曰  
使天下二十石悉知賈逵吾何憂以為丞相主簿太祖欲征兵而大霖雨三軍多不戰行太祖恐有謀者  
中太祖怒收逵送獄既而曰逵無惡意原之始逵為廷生文帝即位以逵為豫州刺史是時天下初復州  
略寬大其易力春秋在傳及為叔守豫境之月常一過文帝即位以逵為豫州刺史是時天下初復州  
郡多不攝逵曰令長吏覆法盜賊公行州知而不糾天下復何取正者其二十石以下何縱不知法者皆  
舉奏免之帝曰逵真刺史矣布告天下當以豫州為法州南與吳接遠明斥埃繕甲兵為守戰之備外脩  
軍旅內治民事邊鄙汝造新波又斷山濤長給水造小穴陽陂又通運渠二百餘里所謂賈侯渠也 明  
帝即位孫權每出兵為寇達陳攻取之計帝善之 太和二年帝使逵督着鹿等四軍從西陽向東關曹  
休從皖皖明司馬宣王從江陵進虜賊無東關之備必奔軍於皖休深入戰必敗乃部著諸將水陸並進  
行二百里得生賊言曹休戰敗權遣兵斷夾石諸將不知所出或欲待後軍逵曰休命敗於外路皖於內  
進不能戰退不得還安危之機不及終日賊以軍無後繼故至此令乘進當其不意所謂先人以奪其心



也乃兼道軍多設旗鼓為疑兵賊見道軍遂退把夾石以兵糧給休休軍乃依初道與休不善黃初  
中文帝欲假道簡休曰道性剛侮易詰將不可為帝乃止夾石之敗微道休軍幾無救也病篤謂左右  
曰愛國厚恩恨不斬孫權以下見先帝義遂商侯

評曰自漢以來刺史總統諸郡賦政于外非若漢時司察之而已太祖創基迄終摠業此皆其流譽有  
名實者也或精建事機威恩悉著故能肅清萬里見述于後

任峻 宋永附

任峻字伯達中牟人漢末擾亂關東皆震中牟今禧原於秦官走峻說原發兵會太祖起關東峻與張春  
舉郡歸太祖表峻為騎都尉妻以從妹太祖征伐峻常居守以給軍時歲饑軍食不足秦祇建  
置屯田太祖以峻為典農中郎將數年中所在積粟倉廩皆滿官渡之戰太祖使峻典軍擊糧運賊數  
勢絕糧道乃使千乘為一都十道方行為複陳以營威之賊不敢近軍國之饒起於秦祇而威於峻太祖  
表為都亭侯峻寬厚有度而見事理每有所陳太祖善之饑荒之際收師朋友孫道周急繼之信義見稱  
魏武政事峻令曰故陳留太守秦祇天性忠純始共舉義兵周旋討賊大軍糧之興立也田時賊者皆  
言奮斗牛輸穀如科以定施行後祇自天性忠純始共舉義兵周旋討賊大軍糧之興立也田時賊者皆  
以為當知張大改不可後改易祇輸穀之孤不知所從使與許今德議之祇雖自信據計宜還白氣台由  
之術孤乃然之使為七田如尉施後田業其時歲則大收後遂因武大田登足軍用推減科運充定天下  
五堂

蘇則

蘇則字文師扶風人少以學行聞居孝廉茂才起家為酒泉太守轉安堂武都所在有威名魏書曰則州  
流賊之為人初安堂定依富室師亮亮時遇不足則曰必為太祖征張魯使為安堂事破獲金賊未  
不即中折肱第及中安堂定亮政通是則雖使人解詔以禮報之太祖征張魯使為安堂事破獲金賊未  
守府長亂後史氏流散戶口損耗則換循之甚謹招懷羌胡得其牛羊以奉負老與民分糧而食旬月之

開流氏皆歸得數千家乃明某令干犯者親戰從殺者必賞親士教民耕種歲大豐收附者日夕太祖崩  
文帝以其功賜闕內侯後徵拜侍中典重臨問舉詔書批則膝卧則推下之曰蘇則之膝非佞人之枕  
初則及賤苗侯植聞魏代漢皆效服惡哭文帝聞植如此而不聞則也帝在洛陽嘗曰吾應天受禪而聞  
有哭者何也則謂為見問鬚髮悉張破正論以對侍中傳過植則曰植若不謂知也乃止文帝問則曰前  
破酒泉張掖西城遣使燧垣獻程才大珠可復求市不則曰若陛下使治中國德流沙漠不求自至求而  
得之不足貴也帝嘿然後則從行獵柱杖失鹿帝大怒詔胡蘇勢悉收皆去者斯之則曰古之聖王  
不以禽獸害人陛下方隆唐虞之化而以獵戲殺辱大臣敢以死請帝曰卿且臣也遂赦之然以此見操  
養諷明候

杜畿

杜畿字伯侯杜陵人少孤繼母苦之以孝聞年二十為郡公功曹守郵縣令縣囚繫數百人畿親臨獄裁  
其輕重盡決遣之郡中奇其年少而有志焉前或遺之太祖太祖相謂或曰河東被山滯河西郡多愛  
當今天下之要地也君為我舉蕭何寇伯以鎮之或曰杜畿其人也傳子曰或將畿身及當於是拜河東  
太守時天下郡縣皆殘破河東最先定少耗或畿治之宗室悉與民無為民嘗辭於有相告畿親見而陳  
大義連令歸掃思之若意者所不盡更來詣府郡邑父者自相責怒曰有君如此奈何不從此教自是少  
有辭訟班下屬縣善舉孝子貞婦順孫復其絲復新潔邑善舉年草馬下建焉厥大豕皆有章程百姓勤農  
家家豐實畿曰民食不可不教也於是冬月備戎講武講學嘗親會說解教郡中化之轉運馬起之於  
也弘農馮翊多舉縣邑以應之河東雖與賊民善其心太祖西征軍食一仰河東及賊破餘百二十餘  
萬斛太祖令曰河東太守杜畿孔子所謂為吾無窮然矣增秩中二千石太祖征漢中遣五千人運運者

自來勉曰人生有一死不可負我府君終無一人逃也其得人心如此則欲為太祖所親實矣朝廷當從  
太祖得其書數日後魏國既建以魏為首今日晉蕭何定關中寇恂平河內卿有其功關將投卿以納  
可謂不煩於慮者也魏國既建以魏為首今日晉蕭何定關中寇恂平河內卿有其功關將投卿以納  
言之職顧念河東吾股肱郡充實之所足以制天下預卿所鎮之職在河東十六年為天下最文帝踐  
阼封堂樂侯帝未許昌發變詔作都樓於河東武都風法重子曰今代為求相代者君慎勿言至此

杜恕

杜恕

杜恕字務伯太和中為散騎黃門侍郎恕推誠以質不語交援專心向公奉政有得失常引綱維以正言  
侍中辛毗等器重之當時公卿以下大議損益恕以古之刺史奉宣六條以清靜為名威風著稱今可勿  
令領兵以專民事俄而鎮北將軍呂昭又領冀州乃上疏曰帝主之道莫高乎安民安民之術在於量財  
量財者務本而節用也今郡牧民忽恤民之術情將奉之事度委之民競干戈之費不可謂務本也誠  
虛而制度嚴廣民力歲衰而賦役歲興不可謂節用也今陽青徐并州皆有兵矣所恃內  
充府庫外制四夷者惟充豫司冀而已臣前以州郡兵則專心軍功不動民事實則置將守以盡治理  
之務今復以冀州亂秩呂昭冀州戶口最多田多鹽池天有養粟之饒國家徵求之府誠不當復任以兵  
事也天下猶人之身腹心充實四肢榮枯無大患今充實司冀天下之腹心也臣願四州之牧守獨得  
務本之責以堪四肢之重庶孤論難持犯欲難成庶幾難分犯死四難改漢載不為明主所容  
時又議考課之制四方內外眾官恕以為用不盡其人雖有善善所存非所務非所務非世要上疏曰  
書稱明試以功三考黜陟議帝主之威制使有能者賞賞官有善善所存非所務非所務非世要上疏曰  
騏足也語曰世有亂人無亂法者若使法可專任則唐虞不壞漢之條書則漢書伊呂之權今春考功

者陳周漢之法為綴宗房之本旨臣以為未盡善也其欲使州郡考士必由四科皆有事效然後舉試  
辟公府為親民長史轉以功次補郡守或就者增秩此將此最考課之急務也臣以為使當顯其身用其  
言使其為謀州郡之法法具施行立必信之賞施必行之罰至於公卿及內職大臣亦當俱以職考之且  
天下至大萬幾至眾誠非一明所能徧照古人稱廟廟之材非一本之枝帝王之業非一士之路焉有大  
臣守職辨課可以致雍熙哉且布衣之交猶有務信譽而蹈水火感知己而披肝膽狗彘名而立節義者  
况致位御相不徒欲舉明主於唐虞之上身亦欲刷殺契之列唐虞之君委任板契夔龍而責成功及其  
罪也強跡而放四凶令使容身保位無放逐之辜而盡節在公抱見疑之勢公義不脩而私憾成俗雖仲  
尼為謀猶不能盡一才况世俗乎今之學者師商韓而上法衡競以儒家為迂闊不周世用此最風俗之  
流弊也後方課竟不行 恕在朝八年其論議尤直皆此類也出為弘農太守數載韓趙相拜御史中丞  
加建威將軍嘉平四年卒

鄭渾

鄭渾字文公開封人太祖聞其為行名為掾連下蔡依郢陵令天下未定民皆剽輕不念產殖其生子率  
皆不舉渾所在奪其漁獵之具課使耕桑為開稻田重去子之法後稍疊給無不舉臚所有男女多以鄭  
為字 辟為丞相掾屬邊左馮翊 太祖征漢中為京兆尹渾以百姓新集為創移屋之法使無覩者與  
單輕者相伍溫信者與孤老為比勸稼穡明禁令由是民安於農盜賊止息及大軍入漢中運糧軍糧為  
最又遣民田漢中無逃亡者太祖嘉之 文帝即位遣陽平沛郡二太守鄭果下涇水陽百姓饑乏渾於  
蕭相二縣界興陂過開稻田郡人皆以為不便渾曰地勢洿下宜溉渾終有息指經久之利此重民之  
本也遂躬率吏民興功一冬間成比年大收頃畝增租八倍常民賴其利刻石頌之說曰鄭值 轉

山陽魏郡太守以郡下百姓苦乏材木乃課樹榆為羅蓋樹五果榆皆成藩五果堂貴民得財足用魏明  
帝下詔稱述布告天下渾清素在公晏子不免饑寒

倉慈

類父 今私印附

倉慈字孝仁淮南人太祖開募屯田於淮南以慈為綠集都尉 太和中遷散理太守郡在西陸以喪亂  
隔絕曠無太守二十歲大姓雄張遂以為俗慈到抑挫權右撫恤貧無舊大括田地有餘而小民無立錫  
之土慈皆隨口割賦稍稍使舉其本直先是屬城獄訟眾猥無不能決慈躬往省閱料簡輕重有非殊死  
但鞭杖遣之一歲決刑曾不滿十人又常自西域雜胡欲來貢獻而諸豪族多逆斷絕既與賢達欺詐傳  
易慈皆勞之欲詣洛者為封過欲從郡還者官為平取以府見物與其交市由是民表倉然稱其德慈數  
年卒官吏民感圖畫其形思其遺像諸胡悉會發哀或以刀畫面明血誠為立祠自太祖迄于成熙魏  
郡太守吳璿清河太守任瑛京兆太守顏斐弘農太守令狐邈濟南相孔又或襄終折獄或推誠惠愛或  
治身清白或植好發伏成為良二十石 顏斐字文林為京兆太守京兆從馬起破後民人多不喜其直  
歷數四二千石取角目前不為民作久遠計雙劉會令屬縣  
什何樹赤果起文學文氏飲諸善者復其小德京兆市為無州十即最後連平原史氏會法進道中不得  
南今私印字孔私歷守任襄清如水雪妻子希到官省舉而善教忍以待人遷郡入龍河東樂善許學註  
國私文學田是

弘農李崇

評曰任峻始興義兵以歸太祖開土殖穀倉庾盈溢肅績致矣蘇則威以平亂既政事之良又攝嫡剛

直風烈足稱杜畿寬猛克濟惠以康民鄭渾倉慈恤理有方皆魏代之名守恕屢陳時政經綸治體蓋  
有可觀焉

東萊先生三國志詳節卷之七

張遼

張遼字文遠馬邑人本並查之後以避惡徙漢末屬呂布太祖破布於下邳遼將擊降拜中郎將數有戰功遷裨將軍與夏侯淵圖昌鄆於東海桃與韓誥誘而降之從討袁譚袁高於黎陽有功行中堅將軍從攻尚於鄴郡破別徇趙國常山破遼餘山諸賊及黑山孫輕等從攻袁譚破別徇海濱破遼東賊相轅等太祖自出迎遼引共戰以為蓋寇將軍太祖將征袁尚於柳城傳子曰蓋諱曰大并天下之會也天以觀令四方公之勢去矣太祖至必不能任備進行卒與虜遇太祖以所持麾授遼擊破之遼斬單于蹋頓時荆州未定復遣遼屯長社臨發軍中有謀反者夜驚亂起火一軍盡擾遼謂左右曰勿動是不一營盡反必有造變者欲以動亂人耳乃令軍中其不反者安坐遼將親兵數十人中陣而立有頃定得首謀者殺之陳蘭梅成以氏六縣叛將其衆入滿山滿中有天柱山高峻遼欲進踏將曰兵少道險難用深入遠曰此所謂一與一勇者得前耳遂進到山下攻之斬蘭成太祖論諸將功曰登天山履峻險以取蘭成遠寇將軍功也地邑假節太祖既征孫權遣使遼與樂進幸典等將七千餘人屯合肥太祖征張魯教與護軍薛悺者孟邊曰法言賊至乃發俄而權率十萬衆圍合肥乃共發救曰若孫權至張魯守護軍勿得與戰諸將皆疑遼曰公遠征在外比救至彼破我必矣及其未合送擊之折其威勢以安衆心然後可守成敗之機在此一戰於是遣募敢從之士得八百人明日大戰遼被甲持戟先登陷陣衝壘入至權麾下叱權下戰權望見遼所將衆少乃聚圍數重遼直前急擊圍開遼得出餘衆號呼曰將軍素我乎遂復還吳圍拔出餘衆權人馬披靡自旦戰至日中吳人奪氣權以城不可拔乃退遼率諸軍追擊盡復權太祖拜遼征東將軍

孫臏曰夫兵圍說道乎正相資者乃命將出征推轂委權或賴幸然之形或憑持用之勢羣帥不知則  
素帥之道也至於合肥之守將弱無援專任勇者則好戰生患專任怯者則懼心難保且彼衆我寡必  
懷貪墮以致命之兵擊貪墮之卒其勢必勝勝而後守守則必固是以魏武推選方圓參以同異為之  
密教節宣其用事至而慮若合符契妙矣

文帝踐祚封晉陽侯遼朝洛陽宮帝問破吳意狀顧左右曰此古之卻虎也 孫權復稱藩遣還屯雍丘  
得疾帝迎就行在所親臨執其手賜以御衣太官日送御食疾小差還屯孫權復叛帝遣東舟與曹休  
至海陵臨江權勅諸將張遼病不可當也慎之卒帝為流涕諡曰剛侯帝後追念詔曰合肥之役遼與  
以步卒八百破賊十萬自古用兵未之有也可謂國之爪牙矣

樂進

樂進字文謙衛國人容貌短小以膽烈從太祖為帳下吏進還本郡募兵得千餘人為陷陣都尉從擊呂  
布於濮陽衆起於雍丘驍銳於魏皆先登有功封廣昌亭侯從征張統於安衆圍呂布於下邳破別將擊  
眭固於射火攻劉備於沛皆破之拜討寇校尉從擊袁紹於官渡斬將淳於瓊從擊譚尚於黎陽斬其將  
嚴敬太祖表漢帝稱進為折衝將軍別征高幹擊管承闕羽蘇非等皆走之南郡詣縣山谷蠻夷詣降又  
討劉備臨沮長社吾權陽長梁太皆破之又從征孫權節選右將軍懿臨威侯

于禁

禁字文則泰山人王朗薦禁才任大將軍太祖召見與語拜軍司馬使將兵詣徐州攻廣威從討呂布於  
濮陽別破布二營於城南破高雅於須昌圍張超於雍丘皆拔之 從征黃巾劉辟黃郃等寇降其衆邊  
平虜校尉從圍楊於苦斬獲四將從至宛降張輔續後叛太祖與戰不利禁獨勅所將數百人且戰且

引虜連營某營營范乃入高太祖祝謂某曰漢水之難吾其及也將軍在亂能討暴孽豈有不可動之師雖古名將何以加之封益壽亭侯 復會呂布於下邳攻駐固於射大破斬之 太祖初征袁紹紹求救於孫權為先登太祖乃退步騎二十人使某將守延津紹攻某不能拔後與樂進將步騎五十擊紹別營紹將何茂王厚等被殺連營沒太祖與紹連營起上山相對某督戰士氣益奮紹破還偏將軍 吳州平昌補復叛某急攻孫與某有舊誨降將皆以為當送詣太祖某曰公常令圍而後降者不赦大率法行令事上之師也師雖舊友某可失師乎自臨與孫決廣涉而斬之太祖歎曰稱降不詣吾而敗某豈非命也益壽亭東海平拜成將軍時某與孫策進張郃徐晃俱為名將太祖每征伐必遣行為軍鋒運為後拒而某持將嚴整得財物無所私入然以法御下不甚得士眾心太祖常恨未嘗以某有威重連將數十騎者今言詣靈臺奪其軍官奪取連將軍報師賊 太祖使曹仁討關羽於樊遣某助仁破大寨雨漢水溢某等七軍皆沒某遂降惟龐德不屈節而死太祖皆歎曰吾知某三十年何意降也及難及不及龐德邪孫權舍羽獲其眾某復在吳文帝踐作權將潘濬遂著慰略曰昔的林父說在師於孫策會使復其但其後合後狀土春備而及孫權之賊水天暴至非戰之誓 復某等官欽遣使吳先令詣鄴謁高陵帝使孫於陵書關羽戰死龐德憤起某降伏之狀某見愁志發病幾絕孫侯

張印

印字儻之河間人漢末應募討黃巾為韓馥說歸表紹紹軍潰散太祖太祖得創其善拜偏將軍從攻鄴拔之從擊袁紹於渤海別將軍圍雍奴又別征東萊討屠承善依連討陳蘭梅成等破之 太祖征張魯遣印與夏侯淵守漢中拒劉備劉別督諸軍降巴東巴西二郡徙其民於漢中劉備屯陽平印屯廣石備以精卒萬餘分為十部夜急攻印印率親兵搏戰備不能克其後備於走馬谷燒都圍淵遂沒時新



失元帥恐為備所乘三軍失色淵司馬郭淮乃令衆曰欲將軍國家名將今日非張將軍不能安也遂推  
郃為軍主郃勸兵安陣諸將皆受節度衆心乃定太祖遣使假節節劉備保高山不致戰文帝踐祚封  
郃侯詔郃與曹真討安定盧水胡及東羌 明帝即位遣屯荊州與司馬王雙孫權別將劉阿破之  
諸葛亮出祁山遺督諸軍拒亮將馬謖於街亭覆依阻山不下據城郃絕其汲道擊大破之南安天水  
安定郃及應亮郃皆破平之亮復出急攻陳倉帝驛馬召郃到京師問郃曰連將軍到亮無已得陳倉乎  
郃曰屈指計糧不至十日郃晨夜進至南鄭亮退 郃識變數善處善陣料戰勢地形無不知計自諸葛  
亮皆憚之 郃雖武將而愛樂儒生嘗薦單湛經明行脩詔曰昔蔡邕為將奏置五經大夫居軍中與諸  
生雅歌投壺令將軍外勤戎旅內存國朝朕甚嘉之擢湛為博士 諸葛亮復出祁山郃追至木门與亮  
軍交戰飛矢中郃膝亮誦壯侯

徐晃 朱靈附

晃字公明河東人從楊奉討賊有功說奉令歸太祖奉從之後悔晃遂叛太祖太祖授晃兵拜裨將軍○  
太祖既圍郭破郃郭易陽令韓範為以城降而拒守太祖遣晃攻之晃至飛矢城中為陳成敗範降晃言  
於太祖曰二末未欲請城未下者傾耳而聽今日滅易陽明日皆先守恐河北無定時也願公降易陽以  
示諸賊賊莫不望風太祖善之 別封屯城殺伏兵掩擊破三屯從破袁璋於南皮討平原賊寇之  
韓遂馬超反關右遣晃屯汾陰太祖至潼關恐不得渡召問晃晃曰公威兵於此而戰不復別守渭濱知  
其無慮也太祖使晃以步騎四千渡津作壘耕未成賊將張與在蒲葭攻晃晃擊走之太祖軍得渡遂破  
超等太祖遣郭晃晃夏孫淵平郡夏孫淵餘賊斬孫與從孫張春劉建討攻積仇夷諸山氏皆降之 又  
晃晃夏孫淵劉備於陽平備遣陳式等十餘營屯於馬關道晃別征破之太祖善喜假晃節令曰此

關道漢中之險要喉咽也劉備欲絕內外以取漢中將軍一舉克奪賊計善之善者也 復還見助曹仁討關羽也宛會漢水暴溢于集等沒羽圍仁於樊先至陽陵破賊屯偃城見劉詭道作都截其後賊燒屯走太祖遣殷朱著等十二營詣見賊圍頭有屯而又別屯四家見揚聲攻圍頭屯而密攻四家將步騎五千出戰見聲破之太祖令曰賊圍擊鹿角十重將宜致戰全勝速陷賊圍多斬首虜吾用兵三十餘年及聞古之善用兵未有長驅徑入敵圍者也且樊襄陽之在圍過於荊即吳將軍之功踰於孫武穰苴見還厚故太祖迎見舉酒勸勞曰全樊襄陽將軍之功也將諸軍皆集太祖案行諸營士卒咸離陣觀而見軍營整齊將士駐陣不動太祖歎曰徐將軍可謂有周亞夫之風矣 文帝踐阼進封陽侯與夏侯當將劉備於上庸破之 明帝即位拒吳諸葛瑾於襄陽病篤遺令欽以時服性儉約將軍常遠斥候先為不可勝先後追奔爭利士不暇食常歎曰古人患不遭明君今幸遇之當以功自效何用私譽為終不廣交援罷歸後 朱靈字文博為袁紹將太祖征陶謙紹使靈督二營助太祖戰有功紹將各罷歸曰靈觀人多矣無若會公此真明主也遂留不去為將名亞見等至後將軍九州春秋曰初清河守廬以細反家在城中將見弟亞見上揚州大夫堂城弟亞見曰大夫一出身與人坐復城亦即並力戰故之生禽而天象告元 評曰太祖建漢武功而時之良將五子為先子禁故號毅重然弟克其終張節以巧變為構樂進以曉果顯名而譽其行事未別所關或注紀有遺漏未如張連之備詳也

李典

典字曼成銀野人從父乾以表隨太祖破黃巾太祖與袁紹相拒於官渡典率宗族及部曲輸穀供軍太祖擊操而於黎陽使典與程昱等以船運糧會高道高藩將兵屯河水絕上道太祖勸典從陸道典與諸將議曰若軍恃水有懈怠之心擊之必克計利國家事之可也遂渡河攻蕃破之水道得通 劉表使

劉備北侵至葉太祖遣從是侯惇拒之備一旦燒屯去惇率諸軍追擊之典曰賊無故退疑必有伏惇不  
聽果入賊伏裏戰不利典往救備乃退 從圍郡郡定與樂進圍高幹於壺關擊管承與長廣皆破之封  
都亭侯 典宗族部曲三十餘家居承氏自詣願從詣魏郡太祖笑曰卿欲慕朕純亦典謝曰典功微而  
爵厚宜舉宗陳力實效遂以制四方非慕純也太祖嘉之 遂破虜將軍與張遼擊進屯合肥孫權圍之  
遼欲奉放出戰進與遼皆素不睦遼恐其不從典慨然曰此國家大事顧君計何如吾不可以私憾而忘  
公義立軍東與進破走權 典好學問責信雅不與諸將爭功敬賢士大夫恂恂看不及軍中稱其長者  
漢張憑侯

李通

通字文達江夏人以俠聞於江汝之間與陳恭共起兵於湖陵連安初舉眾詣太祖于許拜中郎將 太  
祖討張繡軍不利通將兵夜詣太祖得以後戰通為先登大破繡軍封建侯 通妻伯父紀法朗茂長  
趨儀服致大辟通妻子泣謂通曰方與曹公勦力義不以私廢公嘉儀執義不可與為親交 太祖與眾  
紹相拒於官渡紹遣使拜征南將軍通親感部曲令從紹通按劍叱之曰曹公明哲必定天下紹雖德威  
終為之虜遂斬紹使 又擊虜賊定淮汝之地拜汝南太守時賊張赤五千餘家聚桃山通攻破之 劉  
備與周瑜圍曹仁於江陵通率眾擊之下馬拔鹿角入圍戰以迎仁軍勇冠諸將義讓剛侯文帝詔曰昔  
袁紹之難有許恭以南人懷異心通秉義不顧使攜貳率服朕甚嘉之

呂虔

虔字子恪任城人太祖以為從事將家兵守湖陸部氏吳母等作亂虔招馬殺之撫其餘眾虔平領泰  
山太守躬接山海郭祖公孫續等保山為寇虔行家兵到郡問恩信祖等索屬皆得簡其繼者補戰士泰

山由是遂有積石冠秦州郡 徐和等劫長史攻城邑成與夏侯淵會擊之前後數十戰斬首獲生數千人  
太祖使督青州諸郡兵以討東萊賊李條等有功太祖令曰卿爲茲討暴百姓獲安躬蹈矢石所征  
數克首寇擢立名於汝穎狀奔連策於青兗古今一也成在秦山十數年其有成惠 文帝即位遷徐州  
刺史加威虜將軍請琅邪王祥爲別駕民爭一以去之世多其能任賢

許褚

褚字仲康燕國人長八尺餘歷大十圍勇力絕人漢末聚少年及宗族數十家堅辟以禦寇時賊攻褚辟  
褚衆少糧乏傷與賊和以牛與賊易食賊不取牛牛款奔還褚乃出陳前一手送豕牛尾行百餘步賊衆  
驚走由是淮漢陳蔡間皆畏褚之 太祖勸淮汝褚以衆飲太祖太祖壯之曰此君與曾也即日拜都尉  
引入宿衛褚伏客嘗爲虎士從 征張繡先登斬首萬計遷都尉 從討袁紹於官渡時常從士褚  
他字露爲逆以褚常侍左右伺褚林下日懷刀入褚至下急動即還侍他等見褚色變褚覺之擊殺他等  
在祖並親信之由八同行不離左右 從圍鄴力戰有功從討韓遂馬超於潼關太祖將北渡臨濟河先  
渡兵獨爲褚及虎士百餘人留南岸衝後起將步騎萬餘人來奔太祖軍矢下如雨褚白太祖賊衆多乃  
執上谷是日賊衆復太祖與遂起等軍馬會搏超負其力陰欲前擊太祖索關諸勇問曰公有虎侯安  
在太祖顧指褚褚瞋目眦之起不敢動數日戰大破超等漢武衛中郎將武衛之號自此始也軍中以褚  
力如虎而藏故號曰虎藏褚性謹慎奉法質重少言曹仁自荊州來謁太祖未出仁呼褚褚遷入殿仁恨之  
成實以褚褚曰彼雖親重外藩也褚備內臣衆衆足矣入室何私乎太祖愈愛侍之 文帝踐祚遷武衛  
將軍督討暴兵是歲壯侯初褚所將虎士復以功封侯數十人部尉校尉百餘人守劔客也

韋陳留人形貌魁梧臂力過人有志節任俠初平中依趙舉義奔軍為士屬司馬趙寵牙門旗長大人其  
能勝軍一手建之驚其才力 太祖討呂布於濮陽布身自搏戰自旦至日晚數十合太祖募陷陣韋  
先占將應募者數千人皆重衣兩纏韋手持子餘錢大呼起所抵無不應手創者布泉邊太祖引去拜韋  
都尉引至左右持魏兵數百人常統大帳韋既壯武所將皆邊卒每戰開常先登陷陣邊校尉性忠謹常  
重將終日夜相陳左右殺敵無人韋好持大戟或與長刀等軍中語曰懣下壯士有與君提一雙戟八  
十斤太祖至兗後續連降置酒高會太祖行酒韋持大斧立後刃徑尺繡等其數仰視後續反蔽太祖登  
太祖戰不利輕騎引去韋戰以長戟擊之二丈八節十餘才左右死傷者略盡韋被數十創創發眼目大  
焉而死太祖臨哭之

龐德

德字令明南安人太祖破馬超於渭南德隨超奔漢中太祖定漢中德降太祖聞其驍勇拜立義將軍後  
音衝關以突救德與曹仁拔宛斬音關 討關羽諸將以德兄在漢中頗疑之德曰我愛國思義在救死  
後視與羽交戰射羽中額時常來自為羽軍謂之白馬將軍仁使德屯樊會漢水暴漲羽來於四面射  
從上德被甲持弓箭不虛發自早旦力戰至日過中羽攻益急水成船覆為羽所得羽曰卿兄在漢中我  
欲以卿為將德罵羽曰魏王威振天下汝劉備庸才耳我寧為國家死不為賊將遂為羽所疑 文帝遣  
使祀德為賜諡策曰昔先軫長元王燭絕脰憤身殉節前代美之惟侯戎路果毅蹈難成名聲遠當時義  
高在昔祖壯侯

國溫

溫字伯儉天水人以涼州別駕守上邽令馬超奔上邽郡人任養等奉舉迎之溫不能禁乃遣州郡復國

州州達溫密出告急於夏侯淵賊圍數重溫夜從水中潛出賊人追之執謂起解其縛謂曰若從吾言反謂城中東方無救此轉禍為福之言溫為許之起乃截溫指城下溫向城大呼曰大軍不過三日至此起之起怒殺之

評曰李典貴尚儒雅志私陳美矣李通賊霸文聘呂布度鎮衛州郡並成著惠許褚典韋折衝左右抑亦漢之英噲也龐德受命叱敵有周苛之節處消不憚伏劍而誠感鄰國溫向城大呼齊解路之烈焉

東萊先生三國志詳師卷之七終

東萊先生三國志詳師卷之八

### 任城威王彰

任城威王彰字季文少善射御膂力過人手格猛獸志意慷慨太祖抑之曰汝不念讀書慕聖道而好乘汗馬擊劍此一夫之用何足貴也彰謂左右曰丈夫當為霸者將十萬騎馳沙漠築戎秋立功建號何能作博士耶太祖嘗問諸子所好彰曰好為將太祖曰為將奈何曰被堅執銳臨難不顧為士卒先賞必行罰必信太祖大笑建安中封鄆侯後代郡烏丸反以彰行馳騎將軍太祖戒曰居家為父子處事為君臣動以王法從事非征入海郡界叛胡數千騎卒至彰身自持戰射胡騎應弦而倒退去代二百餘里諸將以為受節度不得過代彰曰率師而行唯利所在何節度乎遂擊破之時鮮卑大人軻比能將數萬騎觀望復弱免彰力戰所向皆破乃請服北方悉平彰自代還都太子謂彰曰卿斯有功今面見上宜勿自伐彰到如太子言歸功請將太祖喜持彰積日黃頭兒竟太奇也文帝即位彰與諸侯就國立為任城王薨諡曰威

陳思王植

陳思王植字子建十歲餘誦讀詩論及辭賦數十萬言善屬文太祖嘗視其文謂曰汝情人和植跪曰言  
出為論下筆成章屬書而試奈何情人時執劍倚臺新城太祖悉將諸子登堂使各為賦植援筆立成太  
祖異之性簡易不治威儀與馬服飾不高華麗每進見問難應聲而對特見寵愛封臨晉侯太祖征孫權  
使植留守鄴植既以才見異而丁儀丁廙楊脩等為之羽翼太祖狐疑幾為太子者數矣植任性而行飲  
酒不節文帝御之以衛矯情自飾宮人左右並為之說故遂定為嗣植嘗乘車行馳道中關司馬門出太  
祖大怒由是重待侯拜而植寵日衰太祖既廢終始之變以楊脩頗有才策於是誅脩植內不自安

文帝即王位植丁儀丁廙植與諸侯並執國監國諸者灌均布指責植醉酒悖慢悖慢使者貶爵安鄉侯  
徙封雍丘王 植帝自憤忿花利器而無所施上疏求自試曰臣聞士之生世入則事父出則事君君事父  
尚於榮親事君責於異國故慈父不能愛無益之子仁君不能畜無用之臣論德而受官者成功之君也  
量能而受爵者事命之臣也君無虛授臣無虛受虛授謂之譎舉虛授謂之虛授方今西有違命之蜀東有  
不臣之吳使遠境未得脫甲謀士未得高枕者誠欲混同宇內以致太和也今陛下以聖明統世將欲卒  
文武之功繼成康之隆聞履役能以方叔即虎之臣鎮御四境為國爪牙者可謂當矣然高馬未挂於輕  
轡淵魚未懸於鈞餌者恐鈞射之術或未能盡也昔耿弇不保无武要擊張步言不以賊遺於君父故事  
右伏劍於馬腹竊謂劍首於齊境若此二士宜思生而高死哉誠當其慢主而慢君也夫君之寵臣故除  
惡與利臣之事君必以殺身相報以功報主也昔曹叡弱冠求試屬國請保單于之頭而制其命終軍以  
抄年使越得長懸鏃其王嘉致北闕此二臣宜好為誇主而耀世哉或謂結彼進其才力輸能於朝  
君也今臣竊不自量志在效命願立毛髮之功以報所生之恩若使陛下出不世之詔效臣鑽刀之用雖

未能禽權敵亦庶將虜其雄率殲其醜類使名挂史筆事列朝策雖身分蜀皖首與兵禍猶生之年也昔  
毛遂趙之陪隸猶假錐囊之喻以寤主立功何況巍巍多士之朝而無慷慨死難之臣乎 徒封東阿復  
上疏求存問親感願陛下沛然垂詔使諸國慶問四師得展以叙骨肉之歡息全怡怡之萬表詔報已勃  
有司如王所訴 植復上疏陳審舉之義曰臣聞天地協氣而萬物生君臣合德而數政成者樂毅奔趙  
心不怠燕燕頗在楚思為趙將臣生乎亂長乎軍又數承教于式皇帝願得一散所懷據舒謀植死不恨  
矣今反公族疏而異姓親臣竊感焉帝報優士答報

魏略曰是後大發士息及取諸國士植以近前諸國士息已見廢其遺孤稚弱在者無幾後被取乃上  
書曰古者聖君與日月齊其明四時等其信是以戎凶無秉實善無極怒若鶯實善若時而以此臨朝  
則臣下知所死矣受任萬里之外審主之所以受官必以之所授命難有集會之徒不以為懼蓋君臣  
相信之明效也昔童子為齊將人有告之王者成王曰不然左右曰王何以明之王曰聞童子改葬死  
毋彼尚不欺死父顧當叛生君子此君之信臣也昔管仲親射桓公後從魯轎車載使少年挽而送齊  
管仲知桓公之用已懼魯之侮謂少年曰吾為魯唱汝為和聲宜走管仲唱之少年走而和之日行數  
百里至則相齊此臣之信君也臣所愛封策書以屏翰皇家所得兵皆年在耳順而君為魏東藩臣可蓋  
矣

六年封植為陳王植每欲求別見獨被拘及時政幸冀試用終不能得既還恨然絕望時法制待藩國峻  
迫察屬皆下才兵人給其殘者大數不過二百又植以前過事植減半十一年中而三徙都常汲汲無歡  
遂發疾薨年四十一景初中詔曰陳思王自少至終為稱不離手手其撰錄植前後所著賦頌詩銘雜論凡  
百餘篇刻藏內外



評曰任城武藝壯猛有將領之氣陳思文才富艷足以自適後葉然不能遠防終致攜陳傳曰楚則失之齊未為得也

武帝二十五男

文帝九男

卽皇后生文帝

卽哀王冲深夫人

冲字倉舒少聰察政變生五六歲智慧若成人時孫權曾致臣象太祖欲知其斤冲曰置象大船之上而刻其水痕稱物以載之則校可知太祖卽施行焉時軍國多事用刑嚴重太祖馬鞍在庫為鼠所齧庫史懼必死冲於是以刀穿單衣如鼠齧者繆為失意太祖問之冲曰世俗以為鼠齧衣其至者不吉今單衣見齧是以憂戚太祖曰此妄言耳俄而庫吏以鼠鞍聞太祖笑曰兒衣在側尚然况鞍繫柱乎一無所問冲仁愛謙達皆此類也

評曰魏氏五公徒有國土之名無社稷之實又禁防壟隔同於罔國骨肉之恩亦索練之義廢為法之弊一至於此

曹開書曰親親之道專用其漸也敵弱賢賢之端偏任其弊也如季先聖知其然近則有宗盟藩衛之固遠則有仁聖輔弼之助威則有以共其治衰則有以守其土安則有以享其福危則有與同其禍三代之君與天下共其民故天下同其憂秦王獨制其民故傾危而莫救先王兼親疎而兩用參同異而並運廢廢立等之尊立郡縣之官子弟無尺寸之封功臣無立錐之地內無宗子以自毗輔外無諸侯以自藩衛夏河股肱獨用有腹浮舟江海積糞科權明者寒心侵秦王納浮子之策抑李斯之論王子弟取功臣枝葉相持首尾為用何陳項之得播乎足哉漢監秦失封建地廣古制故有十國之變武帝下推恩之令遂以陵遲今魏之興二十四年耳尊之法雖明親親之道未備內無深根不拔之固外無

石宗盟之助今之用賢或起為名都之主偏師之帥而宗室有文者限小縣之宰有武者置百人之上非勳進賢能獲其宗室也夫泉竭則流涸根朽則葉枯枝繁者陰根條落者本孤語曰百足之虫至死不懼以扶之者衆也時太子幼罔以此感悟曹爽莫能用

王粲

王粲字仲宣高平人父祖皆為漢三公獻帝西遷粲徙長安蔡邕許都時見才學頗著貴顯朝拜常東騎樓巷賓客盈門園家在門側展迎之粲至年幼弱容狀短小一坐盡驚邕曰此王公孫也有異才吾不知也 西京擾亂依劉表表以粲貌寢而體弱通悅不甚重也 通悅簡易也 表卒勸表子琮歸太祖太祖辟為丞相祿太祖置酒漢濱蔡奉觴賀曰表紹起河北志兼天下兼好賢而不能用故奇士去之劉表雍容荆楚坐觀時變士之避亂荆州者皆海內之俊傑也表不知所任故國危而無輔明公定冀州轉其甲卒平江漢引其賢備文武並用英雄畢力此三王之舉也 魏國既建拜侍中博物多識問無不對 魏未幾即魏也 時舊儀廢弛典造制度粲恒典之 初粲與人共行讀道邊碑人問曰卿能問通乎曰能因使背而謂之不失一字觀人困其局環粲為覆之者不信以把蓋局使更以他局為之用相比技不誤一道其強記默識如此性善算作算術略盡其理善屬文舉筆便成無所改定時人常以為宿構然復欲精意覃思亦不能加也 才此高辨論應機捷錄王朝等碑名為著詩賦論議垂六十篇從征吳道病卒始文帝及植皆好文學粲與徐幹字偉長陳琳字孔璋阮瑀字元瑜應瑒字德璉劉楨字公幹並見及善也 清主體道六行修德德治開襟成章經官忠諫不此世榮 典略曰文帝嘗賜楨帶楨答曰前山之珠璣元后之寶璣佩之珠璣衆士之好南服之初之全璧為美之首觀知之尾短伴臣之懷此四寶者伏朽石先立其下焉木始熟而粟夫先嘗矣 楨前為何進主簿進欲誅諸宦官召楨將引兵向京城楨諫曰易稱即鹿無虞諷有掩目捕雀今將軍總皇威獲兵要龍驤虎步無異於鼓洪爐以燎毛

說而反釋其利器更假於他所謂倒持干戈授人以柄必不成功進不納竟以取禍 瑤少學於蔡邕  
曹洪欲使掌書記瑤終不為屈太祖並以琳瑤為司空軍謀祭酒管記室軍國書檄多琳瑤所作太祖先  
是日瑤發野讀琳所作書無而起曰此愈我病太祖使瑤作者與瑤無免不能增損諸子卒後文帝書與元城令吳質曰觀古今文人類不護細行  
鮮能以名節自立而偉長獨懷文抱質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可謂彬彬君子矣者中論二十篇辭意與  
雅德建常受業有術作意其才學足以著書美志不遠孔璋章表殊健公幹有遠氣未道勁元瑜書記翩翩  
翩翩當獨善詞賦惜其體弱至於所善古人無以遠過也昔伯才絕經於鍾期仲尼覆瓿于子路痛知音  
之難遇傷門人之莫逮也諸子未及古人自一時之雋也自邯鄲淳繁欽路粹丁廙楊脩荀綽等亦有文  
采而不在七人之列

### 銜覲

銜覲字伯儒安邑人少夙成以才學稱太祖除茂陵令時四方遷徙關中諸將多引為部曲覲書與荀彧  
曰關中膏腴之地頃遭荒亂人民亂入荊州者十萬餘家關本土安寧而歸者無以自業請將覲招懷以  
為部曲郡縣貧弱不能與爭夫監國之大資也宜如舊置使者監賣以其直益市犂牛若有歸民以供給  
之勤耕積粟以豐殖關中又使司隸治關中以為之主則諸將日削官民日蹙此強弱敵之利也或以白  
太祖太祖從之覲遠尚書初漢明建初和許之規覲以古義多所正定魏國既建拜侍中與王粲並典制度明帝即位  
奏曰九章之律自古所傳刑法者國家之所貴重而私議之所輕獄獄吏者百姓之所繫命而選用者尤所  
早下王政之弊由此請置博士轉相教授事遂施行 時百姓凋遺而役務方殷覲上疏曰夫愛情屬性強  
所不能人臣言之既不易人主愛文艱難且人之所樂者富貴顯榮也所惡者貧賤死亡也四者君上之所  
制也君愛之則富貴顯榮君惡之則貧賤死亡順指者愛所由來逆意者惡所從至故人臣皆爭順指而

遊述意非破家為國殺身成君者誰能犯顏色觸忌諱建一言開一說哉令議者多好悅耳其言政治則比陛下於堯舜其言征伐則比二虜於鯀胤昔漢文之時諸侯疆大賈誼太息以為至危今四海之內分不餘飾器物無用漆用能平定天下遺福子孫當今之務宜量入為出思幻踐蒞氏之術由恐不及而向方所造金銀之物漸更增廢工役不輒侈靡日崇幣藏日竭昔漢武信求神仙之道謂當得雲表之露以餐玉屑故立仙掌以承高露令無求於露而空設之不益於好而糜費功夫誠虛慮所宜裁制也既歷漢魏時獻忠言率如此 受詔與著作又為魏官儀凡所撰述數十篇村古文思家諫草無所不善建安末清晏袁粲覽並以文章顯其諷敬侯

劉展

劉展字恭嗣南陽人年十歲戲講堂上司馬德操拊其頭曰孺子孺子童中道理展兀望之為劉表從事以正諫不合投傳言歸展曰趙緩鳴犢仲尼回輪今兄不能法柳下惠和光同塵於內宜模範茲違化於外坐而自絕於時殆不可也望之不從再見答展遂歸太祖太祖辟為丞相掾屬轉五官掾文學文帝器之命展通草書展答曰初以事早有踰禮之常分也是以貪守臣盡之限不敢情事必如履命誠知勞謙之素何敢以辭 魏國初建為黃門侍郎太祖在長安欲親征蜀展上疏曰聖人不可以智無俗王肅不可以廢言且韋姓非能言之物而聖賢引以自匡臣願自比於韋姓昔樂毅能用弱燕破大齊而不能以輕定即聖夫自為計者雖弱必固故自潰者雖強必敗也自殿下起軍以來三十餘年敵無不破強無不服今以海內之兵百勝之威而孫權負險於吳劉繇不賓於蜀然本初以亡而二寇未捷操聞弱於今而斬武於昔也斯自為計者與哉自潰者異勢耳故文王伐崇三駕不下歸而情德累後服之秦高誘侯所往

必服及蒸天下東向稱帝臣夫大呼而社稷用廢此力斃於外不師民於內也天下有重得有重交勢可得而我勤之此重得也勢不可得而我勤之此重失也於今之計莫若料四方之險得要害之處而守之廣治農桑事從節儉備之旬年國富民安矣太祖報漢曰非但君當知臣臣亦當知君令使君坐行而伯之德恐非其人也 魏祖反虜弟偉為諷所引雷相坐誅太祖今日叔向不坐弟虎古之制也將原不問真上疏謝曰臣罪惡傾宗禍應覆上遭乾坤之靈起堙於笑灰之上生華於已枯之木物不答施於天地子不謝生於父母可以死故難用筆陳廣善書數十篇及與丁儀共論刑禮皆傳於世

劉劭

劉劭字孔才邯鄲人建安中為討吏詣許太史上言正旦當日蝕劭時在行或患或云當廢朝或云宜却會劭曰梓慎禘蓋古之良史猶占水火錯失天時聖人垂制不為變豫廢朝禮或災洩異伏或推衍謬誤或善其言勅朝會如舊日亦不蝕 黃初中為尚書郎受高柔五經厚書以類相從作筆覽 明帝即位出為陳留太守救索救化百姓稱之 徵拜騎都尉與更始荀悅定各作新律十八篇著律略論 時聞公孫淵受孫權燕王之號議者欲遣兵討之劭以為宜加寬宥使以自新後劉果新送權使依備等首劭嘗作趙都賦明帝美之詔即作許都洛都賦時外典軍機內管宮室劭作二賦皆諷諫焉 吳國合此時東方更主皆分休征東將軍滿寵表請中軍共召佐將士奉養之劭議以為賊衆新主心專氣銳窺若進擊必不能制可從遣步兵五千騎騎三千發揚聲進逼震虜虜勢必震怖不戰自破矣帝從之兵比至合肥賊果退 時詔書博求來賓其侯魯芝劭曰動深心為惡懷屬於敵凡所錯跡源流弘遠若此人者宜補其機事納探惟候當與國道俱隆非世俗所當有也陛下使得自盡則德書所通輝耀日新矣 景初中受詔作都官考課劭上疏曰百官考課王政之大較然而歷代考課是以治典闕而未備軌作

都官考課七十二條又作說略一篇又以為宜制禮作樂以移風易俗者無論十四篇事或未上會明帝  
廟不施行 正始中執經講學爵國內侯凡所撰述法論人物志之類百餘篇

司馬溫公曰為治之要莫先於用人而知人之道聖賢所樂也是故求之於毀譽則受增競進而善惡  
溷淆之矣功狀則巧詐橫生而真偽相冒要之其本在於至公至明而已矣為人上者至公至明則羣  
下之能否掉然目中無所復逃矣苟為不察則考課之法適足以為曲私欺罔之資也或曰考績之法  
唐虞所為京房劉劭述而情之耳烏可廢哉曰唐虞之官其居位也久其受任也專其立法也寬其責  
成也速是故錄之治水九載績用弗成然後治其罪為之治水九州攸同四隩既宅然後賞其功非若  
京房劉劭之法後其未茲之課責其旦夕之效也事固有名同而實異者不可不察也考績非可於唐  
虞而不可行於漢魏由京房劉劭不得其本而奔趨其末故也

傳報

傳報字蘭石泥陽人傳父子之獲弱冠知名陳群辟為掾時劉劭作考課法事下三府擬難劭論曰按劭  
考課論雖欲奉前代黜陟之文禮之存者惟有周典外建侯伯藩屏九服內立列司憲齊六職土有常貢  
官有定劑故考績可理而黜陟易通也天魏有建安至於青龍蓋遠寇且不暇給及經邦治戎雅並  
用百官舉軍國進任隨時之宜以應政機以古施今事難為殊難得而通也先王之擇才必本行於州  
閭講道於庠序行其而謂之賢道情而謂之能方今選才之職專任吏部案品狀則實才未必當任薄伐  
則德行未為叙如此則殿最之課未盡才述綜王度數費國式體深表廣難得而詳也 正始初曹爽秉  
政何晏為吏部擬謂曹弟曹芳何平叔外靜而內結巧倖利不念務本吾恐必先感于兄弟仁人將連而  
朝政廢矣晏等遂與報不平因免報官曹爽為河南尹連尚書殿常以為秦始罷侯置守設官分職不

與古同因循至今名實未附欲大改定官制依古正本令選帝黨多難未能革易 嘉平四年孫權死征南將軍王昶征東將軍胡遵鎮南將軍毋丘儉表詣征吳朝廷以三征計異詔訪叔敞曰昔夫差陵齊勝晉滅行中國終禍培蘇齊問兼上拓境開地千里身蹈顛覆有始不必善終古之明效也孫權自破關羽并荆州之後志盈欲滿是以宣文侯深建宏圖大舉之策今權已死托孤於諸葛恪若矯權許恭矚其虛政民免酷烈內外齊應有同舟之懼雖不能終自保全猶足以延期延命於深江之外而謀者或欲汎舟徑濟橫行江表或欲四道並進攻其城壘設令列松津要擊城據險其殆難捷惟進軍大佃坐食積穀士不運輸表費討擊無遠勞費此軍之急務也昔樂噲願以十萬衆橫行匈奴李布而折其短李信求以二十萬衆奉楚人而果虜秦軍今越長江涉虜庭亦向時之喻未若明法練士錯計於金勝之地張長策以禦敵之餘墟斯必然之數也時不從敞言吳將諸葛恪果破祖等軍於關東乘勝揚聲欲向青徐朝廷將為之備敞以為淮海非賊輕行之路恪豈敢傾報竭本奔命洪流以徵乾沒乎恪果圖新城不克而歸敞常論才性同異雖會集而論之會由是有自於敞敞曰子志大其量而熱業為難也可不慎哉為諫元侯

評曰昔文帝陳王以公子之尊博好文采同聲相應才士並出惟繁等六人最見名目而繁持處常伯之官與一代之制然其冲虛德宇未若徐幹之粹也衡觀亦以多識典故相時王之式劉劭該覽繁稱才實周洽劉廙以清鑑者傳敞用才達顯云

臣松之曰以敞識量名華當時高流此評但云用才達顯不足見敞之美

東萊先生三國志評卷之八終

東萊先生三國志評卷之九

桓階

階字伯緒長沙人太祖與裴紹相拒於官渡劉表舉州以應紹階說太守依美曰曹公仗義而起今舉四郡以待其來可乎美乃拒表遣使詣太祖太祖定荊州聞美謀異之辟為丞相掾魏國初建為侍中時太子未定而臨苗侯植有寵階數陳文帝德優盛長宜為儲副公規密諫前後懇至又毛玠徐奕以剛蹇少黨而為丁儀所不善儀屢言其短賴階左右以自全曹仁為關羽所圍徐晃救之不解太祖欲自南征羣下謂不宜行階獨曰今仁等處重圍之中而守死無貳者誠以太王達為之勢也夫居萬死之地必有死爭之心內懷死爭外有強救何憂於賊太祖善其言駐軍於摩波賊遂退文帝踐祚還高書令階疾病帝臨省謂曰吾方託六尺之孤寄天下之命於卿勉之亮謚貞侯

陳羣

羣字長文潁川人祖父奕父紀叔父譔皆有威名羣為兒時寔奇異之謂宗人文老曰此兒必興吾宗魯國孔融高才倜傥年在紀羣之間先與紀友后與羣交由是顯名劉備辟為別駕備為表術所破避難徐州太祖辟為司空西曹掾屬時有薦權臣至達者太祖辟之羣封還教以為權遠德終必敗太祖不聽後撰達皆坐姦究誅羣為陳矯戴乾太祖皆用之後吳人叛乾忠義死難矯遂為名臣世以羣為知人魏國既更遷御史中丞時太祖議復肉刑令曰安得通理君子達於古今者平斯事乎羣對曰臣父紀以為漢廢肉刑而增加笞本與仁惻而死者更眾所謂名輕而實重也名輕則易犯實重則傷民且殺人償死合於古制至於傷人或殘毀其體而截髮非其理也若用右刑使淫者下獄室蓋者則其足則永無滋故穿跣之姦矣三千之屬未可悉復若斯數者宜先施用時鍾繇與羣議問太祖以軍事未竟故眾羣對曰領丞相東西曹掾在朝無適無異惟仗名義不以非道假人文帝在東宮漢後器馬待以交



友之禮常數日自各有回門人日以親及即王位徒為高書制九品皆人之法及踐祚進爵顯侯帝寢

疾羣與曹真司馬宣王等並受遺詔輔政 明帝即位錄尚書事帝初蒞政羣上疏曰陛下當威魏之隆

天下相望至治唯有崇極精化患恤黎庶則死民幸甚夫臣下雷同是非相蔽國之大患也若不和睦則

有讎黨有讎黨則毀譽無端真偽失實不可不絕其源曹真表欲敗道從斜谷入羣以為太祖昔到

陽平攻張魯多收豆麥以益軍糧魯未下而食猶乏今斜谷阻險難以進退轉必見鈔截帝從羣議真復表

從子午道子午道漢平南時王莽通之秦況曰子午羣又陳其不便詔以羣議下真真據之遂行會霖雨

積日群又以為宜詔真還帝從之 青龍中營治宮室百姓失業時羣上疏諫曰吳蜀未滅宜講武勸農

有以待之今舍此意而先宮室百姓遂因何以應敵昔漢明帝欲起德陽殿鍾離意諫即用其言後復作

之殿成謂羣臣曰鍾離尚書在不得成此殿也夫王者宣揮一臣蓋為百姓也令臣不說少疑聖聽不及

意遠矣帝於是有所減者 初太祖時劉真弟與魏祖謀當誅羣言之太祖救之虞深德羣曰謀刑

為國非為私也且自明主之意吾何知其不伐皆此類也堯讓貞佞刑前從堯諫陳得失每上封事執

或流群居位拱默正始中詔名臣孫資曰子乃見群諫事皆與為事子曰成云編年表非忠也論者

人主之非則如然也而願之與人言未嘗不道否曰然可謂直士也則吾不知也群未嘗言人主之非書

子相辭於是乎長者 子泰

陳泰

泰字玄伯正始中為并州刺史使持節護匈奴中郎將懷柔夷氏甚有成惠京邑貴人多寄資貸困泰市

奴婢泰皆郡之於壁不發其封徹為尚書悉以還之 嘉平初代郭淮為雍州刺史高將姜維率眾依魏

山寨二城仗牙門將句安李欽守之聚羌胡有任等寇逼諸郡淮與泰謀禦之泰曰趙雲雖固去人險速

當須運糧先惠恩維勞役必未肯附今圍而攻之可不留刃而拔其城淮從其計進軍洸水維懼遁走安等

皆降淮楚秦代為征西將軍假節都督雍涼諸軍事 後雍州刺史王經白秦云姜維夏侯霸欲三道向祁山秦賊勢終不能三道且兵勢悉分須東西勢各乃進時維等數萬至枹罕趙雲秦懿進九合道須軍兵乃規取之秦進軍陳倉會經所統諸軍於故關賊戰不利還保狄道城維乘勝圍狄道秦遂進軍度高城嶺潛夜至狄道東南高山上多舉烽火鳴鼓角狄道城中見救者至皆憤踊維卒圍已至謂有奇變宿謀上下震懼秦與交戰維退還涼州司馬文王曰城非倉卒可拔而糧少為急征西速救不待兵集得上策秦每以一方有事歟以虛聲動天下故希蘭白上事驛書不過三百里司馬文王語前頭曰玄伯況勇能斷行方伯之重救將陷之城而不求益兵又希蘭上事必能辦賊救也都督大將不當爾邪吳大將孫峻出淮泗以秦為鎮軍將軍峻退還轉左僕射 諸葛誕作亂善春司馬文王率六軍軍立頭秦總署行臺司馬景王皆與秦親友及武陔亦與秦善文王問陔曰伯何如其父司空也陔曰通雅博暢能以天下聲教為己任者不知也明統嗣至立功立事過之義祖穆侯

陳矯

矯字季病廣陵人辭孫策表術之命陳登請為功曹使矯請許謂曰許下論議待吾不足遲以見梅矯還曰聞達近之論頗謂明府驕而自矜登曰閨門雍穆有德有行吾敬陳元方兄弟淵清玉潔有禮有法吾敬華子魚清脩爽慈有職有義吾敬趙元達博聞強記亦遠東華吾敬孔文舉雄姿傑出有王霸之略吾敬劉玄德所敬如此何驕之有餘于項項亦焉足錄哉 太祖辟矯為司空掾屬遼魏郡太守時繁囚于獄至有歷年矯以為周有三典之制漢約三章之法令惜輕重之禮而忽久繫之患可謂辱矣悉自覓罪狀一時論決 從征漢中太祖崩羣臣拘常以為李卽位須詔命矯曰王薨于外天下惶懼太子宜割哀卽位以繫達近之望卽具官備一日皆辨明且矯以王后令蒙太子卽使文帝曰陳季幼臨大節明略過

人信一時之俊傑也遷尚書令 明帝即位進爵東鄉侯車駕幸至高書門矯跪問曰陛下欲何之帝曰欲乘行文書耳矯曰此自臣職分非陛下所宜臨也若臣不稱其職則請就黜退帝怒回車其亮直如此帝問司馬公忠正可謂社稷之臣手矯曰朝廷之望社稷未如也 亮諫貞侯

徐宣

宣字寶堅廣陵人避亂江東解孫策之命還本郡與陳矯並為綱紀二人齊名而私好不協俱見器於太守陳登太祖辟為司空孫臏會馬超作亂大軍西征太祖見宣屬曰今當遠征宜得清公大德以鎮統之乃以宣為左護軍留統諸軍太祖崩或言可易諸城守用淮浦人宣厲聲曰今者遠近一統人懷效節何必異沛文帝聞曰所謂社稷之臣也帝踐阼旬月轉常侍從至廣陵六軍乘舟風浪暴起帝鬆回倒宣陵波而前帝壯之遷尚書 明帝即位封津陽亭侯桓範薦宣曰帝王用人度世授才爭奪之時以策略為先分定之後以忠義為首故晉文行舅犯之計而賞雍季之言高祖用陳平之智而託後於國勃宣體忠厚之行東直亮之性清雅特立確然難動有社稷之節腹心之任真宜宣者以宣為左僕射車駕幸許昌總統留事帝還主者奏呈文書詔曰吾省與僕射何其竟不視宣上覽陳威刑太過又諫作宮殿為甚民力帝手詔嘉納遂遺布衣疏巾敝以時服詔曰宣歷任三朝公亮正色有託孤寄命之節可謂柱石臣也 追諡貞侯

衛臻

臻字公振陳留人父茲有大節不應三公之辟太祖初至陳留詰曰平天下者此人也從討董卓戰于泰陽而卒太祖追錄臻又舊勳賜臻爵內侯文帝踐阼時羣臣並頌魏德多抑損前朝錄甄顯救之義稱揚漢文帝數目臻曰天下之珍當與山陽共之 遷尚書從征東大將軍曹休表得降賊鮮于丹已在

馮頌口臻曰權恃長江未敢抗術此必為怖畏偽辭耳考核降者果守詐非作也 明帝即位轉右僕射  
蔣濟遺臻書曰漢祖遇亡虜為上將周武拔漁父為大師布衣廝養可登王公何必守文試而後用臻答  
曰古人達智慧而任度量須考績而加黜陟今子同牧野於成康喻斷蛇於文景好不經之舉開拔奇之  
津將使天下馳騁而起矣 時帝方隆意於殿舍臻數切諫及殿中監擅收蘭臺奏臻奏換之語曰殿舍  
不成吾所留心知權之何臻上疏曰古制使官之法非惡其勤事也誠以所益者小所望者大也臣懼羣  
司將遂越職以至陵遲矣後連司徒進爵長垣侯 初太祖久不立太子而方奇貴臨晉侯丁儀等為之  
羽翼勸臻自結臻以大義拒之及文帝即位東海王霖有寵帝問臻平原何如臻稱明德美而終不言  
曹真輔政使夏侯玄宣指欲引臻入守尚書令及為弟求婚不許因乞避位詔曰昔干木偃息義歷履秦  
留侯顧神不忘楚事核言嘉謀皆不吝焉美語激候

盧毓

毓字子家涿郡人少以學行見稱文帝為五官掾召署門下賊曹時天下草創多通逃故重士亡法罪及  
妻子士妻白等道夫家數日未與夫相見大理奏棄市毓駭曰女子之情以接見而恩生成婦而殺重  
白等已入門庭刑之為可殺之為重太祖曰毓執之是也 文帝踐祚為燕梁二郡太守帝以譙舊鄉大  
徙民充之以為屯田而燕土地瘠瘠百姓窮困毓上表徙民於梁國就沃衍矣帝意雖聽毓所表心猶恨  
之遂左遷毓使將徙民為睢陽典農校尉毓心在利民躬自臨視擇居美田百姓賴之遷平安廣平太守  
所在有惠化 青龍初入為侍中先是劉劭受詔定律未就毓上論古今科律之意以為法宜一正不宜  
有兩端使奸吏得容情及高堂隆數以宮室事切諫帝不悅毓進曰君明則臣直古之憂國不聞其過故  
有敢諫之敢近臣盡規隆之狂直陛下亦宜容之在職三年多所啟爭 為吏部尚書使毓自選代曰得

如鄉者乃可就舉鄭冲帝曰文和自知之更舉吾所未聞者乃舉阮武孫邑前此諸葛廷雍等馳名舉  
有四憲八達之請帝疾之時舉中書郎詔曰得人與否在慮生耳選舉莫敢有名名如實地作餅不可咬  
也執對曰名不足以致其人而可得常士帝士更教其善惡後有名非所當法也惡臣既不足以蔽異人  
又主者正以猶名案常為職但當有以先其後今考績之法廢而以毀譽相進退故真偽渾雜虛實相蒙  
帝納其言即詔作者課法 會司徒缺執舉處士管寧帝不能用更問其次執對曰教篇至行則韓暨亮  
直清方則崔林貞固純粹則常林希乃用暨疏於人及選舉先舉性行而後言才資門李重當以問韓執  
曰才所以為善也故大才成大善小才成小善今稱之有才而不能為善才不中器也寧等服其言  
齊王即位時曹爽秉權將封其賞從執僕射以何晏代執司隸事執又枉奏免官衆論多訟之乃以執為  
光祿勳等見收司馬宣王使執復與選舉 毋丘儉作亂司馬景王出征執網紀後事病遜位固推王  
祖王親王祥詔使者即投印綬進爵成侯

評曰祖潛藏觀成財才周雷世陳舉動仗名義有清流雅望養公濟簡至允克堂構矣魏世事統臺閣  
重內輕外故入座尚書即古六卿之任也陳徐衡處久居斯位始嘗剛斷曾執規舉清理感不忝厥  
職云

和洽

洽字陽士汝南人太祖辟為丞相掾屬時毛珩崔琰並以清忠幹事其選用先尚儉節洽言曰天下大器  
在位與人不可以一節儉也儉素過中以處身則可以此節格物所失或多今朝廷之議更有著新衣乘  
好車者謂之不清長吏過其形容不飾衣表弊壞者謂之廉潔至今士大夫故污辱其衣藏其與取朝府  
德史或自學查瑛以入官言夫立教觀俗貴廉中庸為可繼也古之大教在通人情凡激說之行則容隱

偽吳 魏國既建為侍中後有白毛疥癩毀太祖治陳珩素行有本求器實其事太祖不為故兩全珩及  
言事者 太祖克張魯治陳便宜以時汰軍省民可省置守之費 明帝即位封西陵鄉侯高堂陸吳時  
風不至而有休廢之氣必有司不動職事以失天常治以為民稀耕少浮食者多國以民為本民以穀為  
命故廢一時之農則失育命之本方今之要固在省息勞煩之役損除他餘之務以為軍戎之備三遵守  
樂宜在備悉料賊虛實善士養息算廟勝之策明攻取之謀若謀不素定舉而無庸所謂悅式無靈古人  
之誠也轉太常清貧守約至賣田宅以自給明帝聞之加賜教帛美閭侯

常林

林字伯槐河內人年七歲有父嘗避門問林伯先在否汝何不拜林曰雖當下客臨子字父何拜之有於  
是共嘉之林食自非子口不取於人帶耕新地上黨耕種山阿林獨豐收盡呼比鄰并斗分之 後刺  
史梁習薦州界名士林及楊俊王凌王象前績太祖皆以為縣長林寧南和治化有成起遷博陵太守幽  
州刺史所在有績 文帝為五官將林為功曹太祖西征田銀蘇伯及地異扇動文帝欲親討之林曰銀  
伯犬羊相聚不能為害方今大軍在遠外有強敵將軍為天下之鎮雖克不武文帝從之遂將伐應時  
克滅 明帝即位進封高陽鄉侯晉宣王以林鄉邑有德每為之拜或謂林曰司馬公貴重若宜止之林  
曰司馬公自欲長長初之假為養生之法貴非吾之所畏拜非吾所制也嘗有取踏而退時論以林節操  
清峻秋政之公輔而林遂擢為拜光祿大夫英猛負侯

杜襲

襲字子緒潁川人避亂荆州表持以賓禮 太祖迎天子都許昌遷還鄉里太祖以為西郡長縣潁南  
境寇賊縱橫時士多皆散民保城郭不能喪亂襲運土的各分數就田業襲丁糧備守會到州來步騎萬

人來攻城募名縣吏民拒守賊入城鼓師傷募吏民決圍得出遂收散民徙至厚使營吏民慕而從之如歸魏國既建為侍中與王莽和洽並用黎繼職博聞故太祖出入多得驟來至其見敬不及洽後督漢中軍事後懷關導百姓自樂出徙洛陽者八萬餘口太祖東還遷長史鎮守長安主者所選多不當太祖令曰釋驕驕而不來焉皇皇而更索遂以襲為留府長史駐關中時許攸擁部曲不附太祖太祖怒欲伐之厚臣多諫可招懷攸共討繼故太祖橫刀於膝作色不聽襲曰方今豺狼當路而狐狸是先人將謂殿下避強攻弱進不為勇退不為仁臣聞千鈞之弩不為鼷鼠江音垂也發機萬石之鍾不以蓬蒲蓬也也擅起音令區區之許攸何足以勞神武哉太祖曰善遂厚撫攸即歸服時夏侯尚雖於太子情好至密襲謂尚非益友不足殊待以聞太祖文帝初不甚悅後乃追惡其柔而不犯者皆此類也文帝時為尚書司馬即位封平陽鄉侯為大將軍軍師是謀定侯

裴潛

潛字文行河東人避亂荆州劉表待以賓禮潛謂所親王粲司馬芝曰劉表非霸王之才遠遁長沙太祖定荆州以潛參丞相軍事太祖問潛曰劉備才略何如潛曰使居中國亂人而不能為治也若乘間守險足以為一方主時代郡大亂以潛為代郡太守馬光王凡三人各自將軍于專制郡事太祖欲發潛精兵以鎮討之潛辭曰代郡戶口殷衆士馬控弦動有萬數今多將兵士必懼而拒境少將則不見便宜以計圖之不可以兵威迫也遂單車之郡撫之以靜軍于平脫平脫指頓志遠前後所略婦女器物財物潛案誅郡中大吏為軍于為表表者和溫郭端等十餘人北還大震百姓歸心在代三年遷為丞相理曹據太祖褒稱治代之功潛曰潛於百姓雖實於諸胡為緩急計者必以潛為權邊嚴而事加寬急按案無恐潛見必免既又將備之以法此訟事所由生也以勢料之代必復叛後數十日三軍于同至潛見

州刺史太祖次厚改擊其車陳齊經特加賞賜 明帝時為尚書令奏正分職糾諸名貴出使斷官府  
者五十餘條始曆有感所生微職為父不禮折節任道雖更歷清者  
格然其存教上下相奉事者似石奮自魏也少兒及者  
評曰和洽清和幹理常林素業純固楊俊人倫行義杜絕淫弊誠純想儼則幾有度裝潛車常貞幹皆  
一世之美士也至林能不繫心於三司以大夫告者美哉